民國叢書

第二編

·70·

歷史·地理類

史學要論　李守常著

中國史學通論　朱希祖著

史學通論　楊鴻烈著

史學通論　陳漢章著

上海書店

史學通論

陳漢章著

本書據國立中央大學版影印

史學通論引言

史學立爲科學。肇始元嘉。宋文帝十五年。西四三八。通論本乎禮家。名稱別錄。鄭君三禮目錄。禮記四十九篇。於別錄屬通論中。十五篇。檀弓，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其名始於劉向。在白虎通德論之前。合而論之。非史論也。論史學。亦非論哲學史文學史也。本舊法撰傳之史。述訓纂雜誦之辭。不容領異標新。謂中史爲帝王家譜。不敢驚愚飾智。謂舊史爲過去陳言。惟知實事求是。間亦引書助文。但苦行篋中攜書不多。圖書館借書不易。略憑記憶之力。聊作引伸之資。掛漏蹐謬。諒所不免。篇分十二。非史公之效法春秋。春秋經十二公。荀子稱十二紀。呂氏春秋取明堂月令。爲十二紀。或謂史記十二本紀法之。其說非是。瀆褻再三。懼枚叔之貽譏俳微。歲功一月。樹人百年。致力於淺近切實之涂。而收效於廣大高明之域。語云。下學上達。是所望於同學者。

最目

一論史字之解詁附錄史通

二論史書之本原附錄史通

三論史官之職掌附錄史通

四論史部之類別附錄史通

五論正史之體裁附錄史通

六論史家之撰述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七論史論之變遷附錄史通

八論史法之遺出附錄史通

九論史鈔之概略

十論史考之品目

十一論史料之取資附錄史通

十二論史籍之實用

東南印刷公司代印

史學通論

象山陳漢章學

一 論史字之解誼

說文說史字云。从又持中。是於中國六書為會意。又者。手也。象形。手之列多略不過三。故又與手以聲類假借。又持中為史。猶又持十為支。又持禾為秉。又持巾為聿。又持尾為隶。又在冂下為尹。又在回下為叟。又持半竹為支。又舉杖為父。又所小擊為攴。又所分決為夬。又以杸殊人為殳。又持巾在尸下為㕞。合諸字觀之。凡舉手有所持。皆有涉於時事。故舉手之時為丑。手持所之為事。說文又云。史。記事者也。記事而造字必云持中者。春秋緯元命包云。屈中挾一而起者為史。此令文家字說。不合古文。戴侗六書故云。史掌書之官。執筆以俟。然說文明言持中。不言執筆。謝彥華說文聞載。顧云。中乃聿之省。輕改古說。豈足為據。且謂人執聿而即足為史。史不若是之易易也。江永周禮疑義舉要云。凡官府簿書謂之中。史掌官書以贊

治。章炳麟文始遂云。中本册之類。即大府所謂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然府史胥徒之史。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異職。不容并爲一談。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則。云史象手執簡形。立於旂下。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王襄殷契類纂。林義光文源。並從其說。並不會合殷契古文。中亦有作中者。不止[illegible][illegible]等形。且立旂下而手執簡。初非史之常職。今人或謂史爲司官。允執其中。中即曆。亦即十二月中氣之中。則又未思史之職。不獨推天時而掌天道。蓋得以一端概之。蓋諸儒說。皆不明說文本誼。故皆不得又持中之所以會意。說文明云。中。正也。正者。是也。从止一以止。是者。直也。从日正。直者。正見也。从乚从十目。綜合說解字誼。從可見又持中。即持正直。若非正直之人。即不能爲史。故春秋魯宣公二年。晉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宗於朝。是持中之史。書法不隱也。又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其時南史氏。聞大史之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是持中之史。不畏彊禦也。夫當

春秋時。天子已失官矣。而國史猶畢其職，故魯僖公七年。管仲諫齊桓公曰。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魯襄公二十年。衛甯惠子語其子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可見諸侯國史。並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墨子所稱百國春秋皆然。不獨魯春秋之備物典策也。君子修之。亦持中而以示褒貶。晉范甯，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漢荀悅亦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悖人懼焉。非昔造字時之所謂手持中而正直是與哉。

附錄史通直書篇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寧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爲務。申以勸誡。樹之

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畏乎。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如齊史之書崔弒。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中略）案金行在歷。史氏尤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搆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陸機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書事。蓋近古之遺直歟。（中略）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彊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董統燕史。持

諂媚以像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諭其高下也。案語本西征賦。通釋失之。

二 論史書之本原

禮記玉藻篇。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君注云。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是左史所書爲春秋。右史所書爲尚書。而鄭君六藝論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孔穎達謂與禮記正相反。其義非是。此不知漢書藝文志。固有明文。曰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荀悅申鑒時事篇亦云。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周書蕭圓肅傳史通史官篇並同。則自古相傳。自有二說。況徐彥公羊傳疏。引六藝論云。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正與玉藻注同。孔穎達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是陽。陽主動。故記動。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也。又引熊氏云。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然則左史未嘗不可記言。右史未嘗不可記事。故周書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大史內史。左右手也。大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左右史所書。不

必執一。而尙書春秋。爲史書之本原。則古今無異詞。二書之關涉哲學文學及政治法律經濟學者不暇縷。今但舉史通之論二書者。分類如左。

尙書

六家篇。尙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尙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尙書璇璣鈐曰。尙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尙書。紀中曰。王肅說。案見堯範衡。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唯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案此不敢記言記事。古史利通。而尊編以漢志記言之例例之。故疑爲不純。此論未是。

二體篇。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

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

載言篇。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不兼。斷可知矣。

題目篇。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踰於此焉。至孫盛有魏氏春秋。孔衍有漢魏尚書。陳壽王劭曰志。何之元劉璠曰典。此又好奇厭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未達從時之義。

斷限篇。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丘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理。開其首端。因有沿革。遂相交互。事勢當然。非為濫軼也。

又，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

譬夫行不由徑。本列子說符。非引論語。非所聞焉。

編次篇。昔尚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

載文篇。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參見隱元，僖五，昭三十一觀風察俗者矣。

言語篇。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訓。皐陶之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

浮詞篇。昔夫子斷唐虞。以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

敘事篇。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爲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雄有云。說事者莫辨乎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指深奧。誥訓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異轍途。亦各有差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爲述者之冠冕。實後來之龜鏡。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經史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 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其書憔悴乎。

又，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又，昔古文義。務却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夏書云。啓

嘔啞而泣。予不予。周書稱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闊略。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研之者方覺其難。固非雕蟲小技。所能非斥其說也。

書事篇。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秦得若雉。魯獲如麏。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

人物篇。觀夫文籍肇刱。史有尚書。知遠疏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崇元愷。夏氏中微。國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閎夭。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事簡。此而不載。闕孰甚焉。（案子元此文。似欠檢尋雜篇）

古今正史篇。案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

疑古篇。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說。以

言爲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尚書者。莫不引爲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中略）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爲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案子元此篇。並借唐虞商周帝王之事。以刺譏當代。故曉其詞曰疑古。疑古之事。而非疑古之言。又有分別。

春秋　凡已見前尚書下者，不重出。

六家篇。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獻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案竹書紀年。其所紀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

晉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微婉其說。志晦其文。為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案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季。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為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為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題曰篇。夫名以定體。為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考名責實。奚其失歟。

編次篇。春秋嗣子諒闇。未逾年而廟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

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文十八年 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歟。稱謂篇。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況復列之篇籍。傳之不朽者耶。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楷式也。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則眞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載文篇。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矣因習篇。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莊四 又鄭子產曰。定襄之伯。君薨。大夫弔。昭三 即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

敍事篇。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傳十六）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爲省字也。　然則省句爲易。省字爲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

探賾篇。昔夫子之刊魯史。學者以爲感麟而作。案子思有言。吾祖厄於陳蔡。始作春秋。（孔叢子居衛篇）夫以彼聿修。傳諸詒厥。欲求實錄。難爲爽誤。是則義包微婉。因攫煤（呂氏春秋任數）而服詞。時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傳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爲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案左襄二一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二年黑肱）此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至耶。

摸擬篇。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用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歷。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書事篇。嘗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相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漢書宣紀 肅愼來庭。魏志陳留王紀晉書文紀武紀 如此之流。書之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抑何辭費。其煩二也。

人物篇。洎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大才。挺生傑出。或陳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乃太簡乎。案子元此文。似失檢公羊傳莊十三年。左傳莊十年二十三年哀元年。

煩省篇。嘗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關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通盟而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

。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秦燕之據。直西北。楚越之大。啓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

辨職篇。昔魯史之修春秋也不藉三桓之勢。

史官建置篇。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

古今正史篇。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盡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眞。故論本事而爲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

忤時篇。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

又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敎也。以疏

還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合史通諸文攷之。可知尙書春秋非史記以下諸史、所能幾及而左史右史。不必拘一說以疑之矣。其雜說下篇又曰。夫鄒好長纓。齊珍紫服。斯皆一時所尙。非百王不易之道。至如漢代公羊。擅名三傳。晉年莊子。高視六經。今並掛壁不行。綴旒無絕。豈與夫春秋左氏。古文尙書。雖暫廢于一朝。終獨高于千載。較其優劣。豈可同年而語哉。此於春秋又別尊左氏。於尙書又別尊古文者也。

三　論史官之職掌

周易蠱卦集解。引伏曼容云。尙書大傳。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古字蠱與故通。蠱事卽故事。（如府志所謂漢武故事晉宋故事。）禮記玉藻正義曰。周禮有五史之名。五史者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是矣。今據周禮次其職掌於下。大史職曰。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夫大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一治典。）

二教典。三禮典。四政典。五刑典。六事典 以八法治官府。一官屬。二官職。三官聯。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計。以八則治都鄙。一祭祀。二法則。三廢置。四祿位。五賦貢。六禮俗。七刑賞。八田役。內外無所不史。大史亦無所不攝。故大戴禮記保傅篇。引明堂之位曰。道者周公。常立於前。承者史佚。常立於後。蓋史佚以內史兼大史。周公以大傅兼大宰。大宰大史。與充弼並爲四輔。至漢初。大史公位猶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公。副在丞相也。大史又正歲年以序事。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是有二法。以歲序事。如周書時則訓。爲後世時令所由昉。以年序事。如魯及百國春秋。爲後世編年所由昉。漢儀注云。大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則以漢代初行顓頊曆。未行夏正故耳。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司農注云。志謂記也。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是則史家表志。皆出於小史。故魯語曰。工史書世。楚語曰。教之故志。掌通書志表歷二篇。未詳周官之遺法。而妄生譏訕。可謂千慮之一失。又古字志與識通。呂氏春秋慎大注。識文志也。左傳昭十六鄭六年卿餞韓宣子 賦詩不出鄭志。掌邦國之志。即掌邦國之詩。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文

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鄭志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鄭意以瞽矇之職。亦諷誦詩。世奠繫。與小史爲官聯。卽後世所謂詩史矣。小史又於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賈疏云。小史於大史謚時。須累列生時行跡而讀之。則卽荀子禮論所云銘誄繫世以敬其名。楊注謂誄其行狀以爲謚。非後世據行狀以立傳所由昉哉。若夫內史之職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凡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枋。大宰所以詔王馭羣臣者。內史皆居中以貳之。故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又掌敍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掌書王命。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證如周書洛誥之史逸。周詩常武之尹氏。春秋傳僖十一年之內史過。廿八年之內史叔與父皆是。然則周志史部之詔令。卽內史之王命也。漢志春秋家之奏事。卽內史之納訪也。內史又讀四方之事書。鄭注云。若今尚書入省事。漢官解詁云。尙書。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而隋唐改門下省侍中爲納言。改中書省爲內史省。雖謂後世三省皆出於內史可也。內史掌書內令。外史掌書外令。又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

杌。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以此推之。可知七錄之記傳。隋志之雜史霸史古史。並防於外史之職。外史又掌達書名於四方。則注爲二說。一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是非即隋志史部之譜錄。宋志之目錄乎。一謂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此文字之學。非即漢志小學家之史書乎。宋志目錄所附之金石。亦其一也。至於御史之職。在周官不過與小史同爲中士耳。小史有南史之別名。（左傳襄二十五年傳疏。）御史亦別名守藏室史。（史記老子傳，禮記曾子問疏引史記及莊子逍遙遊釋文引世本無室字。）柱下史。（論語疏而爲鄭注。漢宮儀。史記張蒼傳索隱。）其職云。掌贊書數凡從政者。先鄭注讀掌贊書數爲句。謂書數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法度皆在。是即隋志史部之舊事及儀注也。後鄭注讀掌贊書爲句。數凡從政者爲句。謂若今尚書作詔文。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其見在空缺者。是即隋志史之起居注及職官也。而其職又云。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則至秦漢官制。變爲御史大夫。副貳丞相。（御史自戰國漸爲重任。見趙策。及史記藺相如傳。滑稽淳于髡傳。至秦益偉。）如以內史爲治民之官。非復如周禮之五史矣。

附錄史通史官建置篇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見說文序後漢獻帝紀注引風俗通及晉書衛恆傳。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案禮記內則篇。五帝三王。皆有惇史。此文失之。案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案此非禮記本文。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案此二語。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孔疏未詳。亦非曲禮記文。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案春秋傳襄三十年。鄭有大史。又史趙及昭二十九年蔡墨。注並云晉大史。襄十四年左史。注晉大史。則昭十二年左史亦。楚大史。大莊三十二年史嚚注虢大史。閔二年。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是衛大史。文十八年。魯有大史克。昭二年。因大史氏。哀十一年。魯有大史固。十四年齊有大史子餘。是齊不獨襄二十五年之大史南史。惟晉有外史見於襄二十五年。而內史不見於傳謂諸侯無內史。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案漢志雜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注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七略及田[illegible]傳應劭注。並云黃帝之史。明非夏史。此文失考。史佚倚相。聲高周楚。案周書克殷解尹逸

史記周本紀作尹佚。古字佚逸通。疑晉分爲二人。晉則伯黶司籍。左傳昭十五年。魯則正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而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蓋趙晉之大夫衞。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韓詩外傳七。新序雜事一。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以屏風。傳

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擊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尙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安釐王有戶舍，見氏春秋十容篇。唐尙爲史。史記趙世家徐越爲內史。田敬仲世家。太史敫女爲君王后。博物志。楚太史所勸。皆戰國時史之可得而言者。呂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向摯。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先識覽 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參見第一論 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春秋傳昭元年。鄭伯及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盟於薰隧。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漢志小學家。倉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爲之。漢法天下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案又見探賾篇許時符。敘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並本如淳注引漢儀。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爲宗。而兼掌曆象日月陰陽管數。案周官大史馮相氏保章氏。皆中士。不在五史之數。故禮記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王制曰。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史記自序。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司馬遷既歿。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漢志。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注引七略。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又班史籍。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今可見者惟褚先生而已。並以別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單颺見方術傳。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效古者則動左史書之。此其義也。案此皆爲漢武帝禁中起居注之變制。而王莽傳注者不詳。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蘭臺令史。秩六百石。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爲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楊終傳未詳。詳論衡佚文篇

。爲帝所與。徵諸圖籍。斯則圖書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漢表稱史大夫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者。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爲著作。竟無它稱。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也。案著作郎正六品。佐郎七品。此文雖不於倫。隋職官志同說。晉元康中。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選才精。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則不可叨居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下。舊事。佐郎職主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正佐有失。則秘監職思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爲秘書監。三品而仍領著作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案通典通考。梁初。周捨裴子野。並以他官領其職。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隋志作撰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案通典。陳氏以令僕子起家之選。至若偏隅僭國。狄夷爲朝。求其史官

。亦有可言者。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曲筆篇云。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吳歸命侯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爲其左。華覈爲其右。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僞漢嘉平初。公師彧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其國書。蜀李與西涼。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孤。初定霸基。欲造國紀。其參軍郭韶。爲國紀祭酒。使撰錄時事。自餘僞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統是也。案隋志僞史類。和苞漢趙記十卷。田融趙書十卷王度[illegible]二石傳二卷二石僞治時事二卷。常璩漢之書十卷。范亨燕書二十卷張銓南燕錄五卷。王景暉南燕錄六卷。高閭燕志十卷。裴景仁秦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諮涼記八卷。劉景涼書十卷。喻歸西河記二卷。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劉昞敦煌實錄十卷。南涼有拓跋涼

錄十卷。隋西涼及西秦之史不見錄。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恆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祕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三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泰昌以來。三史稍替。別置脩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十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直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爲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一作恭。史主文籍。凡經二十餘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高齊及周。迄於隋氏。案通典。北齊置著作郎佐郎各二人。隋著作郎二人佐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爲十二人。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爲上士。二人。佐郎爲下士。案通典。中士四人。名諡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抑虬之獨步關右。王邵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暨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爲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案唐書職官志。歷代史官

。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始移史局於禁中。在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國史。遂成故事。及大明宮初
成。置於門下省南。至開元二十五年。又移中書省北。又光宅元年改門下為鸞臺。中書為鳳閣。神
龍初復舊。此文舉光宅之名又易其字。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廁其流者。實一時
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懵焉。乃命所司。曲
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
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筆削。畢歸於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
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見令狐德棻傳。敬播以叙事推工。見儒學傳許敬宗之矯
妄。本傳牛鳳及之狂惑。無考此其醜惡尤著者也。案通考。唐著作局著作郎二人。
佐郎四人。開元二十六年。減二員。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任盡歸於史館。史館以他官兼領
。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宋沿唐制。修撰館檢討無常員。宰相監修。續通考。遼金皆有國史院。
元以翰林院兼國史院。明惟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又案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
撰錄諸言行勳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
記錄帝言及賓客酬對。後別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案隋志。漢武帝

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魏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使之職。通典㈢。又云。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外史。卽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所述較史通爲明。故詳錄之。

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爲古有內史外史。今既有著作。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隸中書省。次內史舍人下。

如庾自直見文學傳崔濬見唐書姚思廉傳虞世南本傳蔡允恭見文藝傳。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案通典。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與起居郎分掌左右。

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錄。以爲起居注。龍朔中。改爲左右史。今上卽位。仍從國初之號焉。案通典。龍朔三年改。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爲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是此文今上謂中宗。浦氏通釋不詳。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本傳呂才本傳蕭鈞見蕭瑀傳褚遂良上官儀。並有本傳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見李百藥傳。顧胤見令狐德棻傳 高智周本傳 張太素見張公瑾傳。

凌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篇者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之以成功。即今爲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案通考。宋起居郎隸門下。起居舍人隸中書。皆爲貼名。不與本省事。而典職者自號修起居注。凡二人。多以館閣官兼領。元豐五年。官制行。罷修注。郎舍人始專其職。續通考。遼起居舍人院。有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屬門下省。金記注院修起居注。以左右司首領官兼。元給事中兼修起居注。二人。左右侍儀奉御同修起居注各一人明初設起居注。無定員。洪武九年定二人。後革。萬歷初命翰林官兼攝之。已復罷。又案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案春秋傳定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注。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疏引詩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記以成法。朝者入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內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床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晉語楚昭王讌遊。蔡姬對以其願。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冊。蓋受命者即

女史之流乎。列女傳箇義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宮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劭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錄內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梁唐志有亦女史之名。而不舉其職。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錄之。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乎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則須而成。其歸一揆。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虛號。有聲無實。案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蘖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時事。裁成國典乎。

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有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借爲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昔魏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其効歟。

隋經籍志。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逆以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名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自史官曠絕久矣。漢氏頗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晉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祿貴遊。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於是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執之儔。有闕於典墳。忠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爲蔽也。此文可與史通相發。

四　論史部之類別

漢書藝文志。本劉歆七略。以楚漢時大臣奏事二十篇。楚漢春秋九篇。太史公

百三十篇續太史公七篇。漢書記百九十卷。師古注。若今之起居注。漢大年紀五篇。幷入六藝略春秋家。不特編年與紀傳不分。經與史亦不分。荀勗中經簿。雖分四部。以史爲丙部。而王儉七志不從。至阮孝緒七錄。始別立傳記部。隋書經籍志。乃開史部事類。爲別十三種。首曰正史。次曰古史。雜史。霸史。再次以起居注及舊事職官儀注刑法。而後雜傳地理譜系簿錄終焉。舊唐書經籍志。乙部史錄。亦十三家。唐書藝文志同。而易隋志之古史曰編年。霸史曰僞史。舊事曰故事。譜系曰譜牒。簿錄曰目錄。雜傳下又有記字。宋史藝文志。史類十三。則無起居注及雜史。而有別史及史鈔。其餘與新舊唐志同。惟雜傳記曰傳記。僞史仍曰霸史。明史藝文志。史類十一。視唐宋志少其二。則無目錄類。而霸史類。幷入別史曰雜史。編年幷入正史類。實止十類而已。四庫全書總目。總括史部羣書。分十五類。其總敍云。首曰正史。大綱也。次曰編年。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皆參考紀傳者也。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皆

參考諸志者也曰史評。參考論贊者也。舊有譜牒一門。然自唐以後。譜學殆絕。玉牒既不頒於外。家乘亦不上於官。徒存虛目。故從刪汰。今據書目正史編年附起居注二類之後。實又有紀事本末一類。別於雜史傳記。其別史之目。謂從陳振孫書錄解題。詔令奏議之目。謂從唐志起居注之詔令。及漢志春秋家之奏事。載記之目。謂從漢書班固傳。及晉書十六國之舊名。時令之目。謂從詩豳風月令之遺。政書之目。謂從錢溥秘閣書目。以括前志故事儀注刑法之全。此其所據以為分類者也。總敘又云。史之為道。撰述欲其簡。考證則欲其詳。莫簡於春秋。莫詳於左傳。魯史所錄。具載一事之始末。聖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定以一字之褒貶。此作史之資考證也。丘明錄以為傳。後人觀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後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貶。此讀史之資考證也。苟無事蹟。雖聖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蹟。雖以聖人讀春秋。不知所以褒貶。然則古來著錄。於正史之外。兼收博採。列目分編。其必有故矣。由是觀之。史部之分門別類。仍如漢志之系屬春秋家。說春秋者。

則說史者。不能不兼考不能不兼考外傳。公羊穀梁。各有外傳。不獨左氏外傳國語。正史外諸史。及諸經諸子集矣。

附錄史通

六家篇。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卷。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以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之別錄者也。五經系漢志。周書七十一篇。本入書家附志。汲冢周書十卷。始入雜史類。兩唐志周書八卷。隋志汲冢周書十卷。並稱雜史。宋志入別史類。四庫書目因之。又宗周既殞。書體遂微。迄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魏尚書。凡爲二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爲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其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

所記也。若君臣相對。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可述。若此故事。雖有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文籍大備。必剪裁今文。摸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並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觀其所述。乃似孔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反對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案隋志。孔衍魏尚書八卷。注梁有十卷。唐志。孔衍漢尚書十卷。後漢尚書六卷。王劭隋書八十卷。並入雜史類。

又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案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歿。經傳不作。於時文籍。唯有戰國策

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書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于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案隋志新唐志作三十一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于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案漢紀隋志入古史類原書後並在編年類。）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後漢紀二十卷。）孫盛（魏氏春秋三十卷晉陽秋二卷十卷）干寶（晉紀二十卷）徐賈（浦釋疑徐廣。有晉紀四十五卷。）裴子野（宋略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何之元（梁典三十卷）王劭（北齊志十七卷隋志十卷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案諸書並編年一類。隋志曰古史。）

又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名儒。賈逵

王肅虞翻韋昭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案國語舊隋唐宋志並入春秋家。四庫書目改入雜史類。前漢志無春秋外傳之名。豈律歷志非志乎。王充韋昭。並云外傳。固非始於隋志。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游士。為之策謀。因謂之戰國策。案漢志亦入春秋家。隋唐志並入雜史類。宋志據晁氏讀書志。改入子部縱橫家。四庫書目從隋唐志。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于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合為十卷。今符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案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讀衍之此發。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孔衍春秋時國語十卷。又春秋後國語十卷。唐志在雜史類。宋志在別史類。隋志無。

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隋志雜史類十卷。唐志九卷。宋志別史類十卷。舊史類九卷。晉錄解題，言書司馬彪敍孫堅劉揚涼益幽之亂。是有十州。或其書不止九卷。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於是史漢之體大行。而國語之風替矣。案此皆爲國別史。

二體編。蓋荀悅張璠。見前。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漢後書九十七卷。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此謂春秋傳。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者。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左傳襄三十年。杞梁之妻。襄二十三年。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酬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案展禽已見僖二十六及

文三年。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眞。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

不窺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悋。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并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截班史。篇才三十。曆代寶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一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並見前。）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補遺論曰。紀事本末。亦從二體出。）

雜述篇。在昔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爲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唐書藝志與傳至齊七錄乃稱之。案已見漢書紀備。）夏禹敷土。實著山經。（漢志數術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隋志二十三卷。改入史部地理類。唐宋志同。四庫書目改入子部小說。）世本辨姓。著自周室。（漢志春秋家。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系諡名號。隋志譜系類。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舊唐志無劉向二卷。有世本別錄一卷。帝譜世本二卷。注宋均撰。又有世本譜二

卷。唐志同。宋志已佚不見。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漢志論語家孔子家語二十七卷。隋志二十一卷。唐志十卷。宋志同。並在經部論語。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並行。其所由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別。殊途並騖。榷而爲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紀。九曰地里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漢志春秋家。楚漢春秋九篇。亦見後漢書班彪傳。隋唐志並在雜史類。樂資山陽載記。附志雜史類。山陽公載記十卷。舊唐志編年類。作山陽載紀。唐志亦作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宋書王韶之撰晉安帝陽秋。姚最梁昭後略。附志古史類。姚最梁後略十卷。唐志編年類。亦作梁昭後略。此之謂偏紀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爲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附志雜傳類。戴逵竹林七賢論二卷孟氏七賢傳五卷。舊唐志同又孟仲暉七賢傳七卷。王粲漢末英雄。附志雜史類漢末英雄記八卷。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舊唐志。王粲等撰漢書英雄記十卷。蕭世誠懷舊志。盧子行知己傳。附志雜傳梁元帝

隋志九卷。盧思道知己傳一卷。唐志同。宋志佚。此之謂小錄者也。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竹書紀年。隋志古史類。紀年十二卷。汲冢書。並竹書同異一卷。唐志編年類。紀年十四卷宋志編年類竹書三卷。注荀勗和嶠編。詳晉書。葛洪西京雜記。隋志舊事類作二卷。新舊唐志地理類一卷。宋志二卷。宋志傳記類作六卷。今本同。顧協瑣語。隋志子部小說家。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謝綽拾遺。隋志雜史類。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唐志作拾遺錄。太平御覽引作宋拾遺記。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說巵言。猶賢乎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隋志子部小說家。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八卷。劉孝標注十卷。唐志作劉孝標續。訛。宋志作世說新語三卷。亦訛。裴榮期語林。隋志小說家注。梁有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　亡。孔思尚語錄。唐志雜史類。孔思尚宋齊語錄十卷。楊玠松談藪。宋志小說家。楊松玠八代談藪二卷。通考。事綜南北八朝。此之謂瑣言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學者。編而記之。若圈稱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都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漢議郎圈稱陳

留耆舊傳二卷。見隋志雜傳。又陳留風俗傳三卷。見隋志地理。唐志亦複見。又雜傳類周斐汝南先賢傳二卷。舊唐志斐作斐。又晉陳壽益部耆舊傳十篇。隋志十四卷。誤作陳長壽。又晉虞預會稽典錄二十篇。隋志二十四卷。誤作虞豫。唐志雜傳記類不誤。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冑。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楊雄家。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漢書楊雄傳師古注。雄自序譜牒。亦引見桓譚新論。三國魏志孫資傳注引孫氏譜。世說識鑒注引楊氏譜。文學注引殷氏譜陸氏譜 隋志並未詳。舊唐志譜牒類。殷敬淳殷氏家傳十卷。孫氏譜記十五卷。陸煦陸史十五卷。唐志。孫氏家譜一卷。陸景獻吳郡陸氏宗系譜一卷。宋史譜牒類並佚。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于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爲之錄。若劉向列女。漢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有列女傳頌圖。隋志雜傳有曹大家注十五卷。趙母注七卷。高氏注八卷。又有劉歆曹植頌各一卷。舊唐志二卷。唐志十五卷。宋志傳記類作古列女傳九卷。烈字誤。梁鴻逸民。後漢書逸民傳。梁鴻仰慕前世高士。爲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頌。趙采忠臣。無攷 徐廣孝子。唐志雜傳記類三卷舊唐志誤作徐虔。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爲炭。造化爲工。流形

誌錄。於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附志雜傳類。祖台之志怪二卷。舊唐志四卷。唐志改入子部小說家。干寶搜神。附志舊唐志。雜傳類三十卷唐志改入子部小說家。卷同。劉義慶幽明錄。附志雜傳。唐志小說家。並三十卷。舊唐志二十卷。劉敬叔異苑。附志雜傳。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此之謂雜記者也。九州土字。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荊州記。附志地理類。荊州記三卷。宋臨川侍郎盛弘之撰。常璩華陽國志。附志霸史類十三卷。唐志僞史類同。舊唐志誤作三卷。辛氏三秦。案此記引見尙書釋文。水經河水渭水注。續漢郡國志注。通典州郡。附志以下不著錄。羅含湘中。亦引見郡國志注。水經湘水注通考經籍考。湘中山水記三卷。晉耒陽羅含君章撰。范陽盧標注。附志無之。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經始之制。不恆厥所。苟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將來。若潘岳關中。志唐。地理類記卷。陸機洛陽。附志地理類記一卷。唐志作陸璣。三輔黃圖。附志。黃圖一卷記三輔宮殿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唐志三輔黃圖一卷。史通晉志篇。漢有三輔典。即謂此書。建康宮殿。史通晉志篇。於南則有晉宮闕名。即謂東晉宮闕。非即水經注文選注所

引之晉宮闕名宮闕記。又太平御覽居處部引建康宮殿簿。此之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事。求諸國史。最爲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能成其不刊。永播來葉。徒爲後生作者。削稿之資焉。逸事者。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爲益實多。及妄者爲之。則苟載傳聞。而無詮擇。由是眞僞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宋志傳記類。郭憲洞冥記四卷。王子年之拾遺。隋志雜史。拾遺錄二卷。僞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又王子年拾遺記十卷。注蕭綺撰。舊唐志。王嘉拾遺錄三卷。唐志。蕭綺錄。全構虛詞。用驚愚俗。此其爲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爲舌端。談話者將爲口實。及蔽者爲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之昇之紀錄。用爲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隋志霸史類。敦煌實錄十卷。劉景撰。舊唐志雜傳類。劉延明敦煌實錄二十卷。唐志作劉昞。敦煌實錄。昞字說。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

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亾。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蓋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謬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漢書地理志。本丞相屬朱贛條記風俗。）闞駰所書。殫於四國。（隋志地理類。闞駰十三州志十卷。唐志。十四卷。）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觀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

彼百家。則之史雜名。其流蓋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爲覼縷。故粗陳梗概。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爲一說。然如呂氏淮南。漢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又淮南內二十一篇注王安。淮南外三十三篇。師古注內篇論道。外篇雜說。玄晏抱朴。晉書皇甫謐傳。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隋志雜傳類三卷。又葛洪傳。著神仙良吏集異等傳。篇卷富於班馬。隋志子部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晉一卷。雜家。抱朴子外篇三十卷。梁有五十一卷。凡此諸子。多以敍事爲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

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雜說下篇。揚雄法言。好論司馬遷。而不及左丘明。常稱左氏傳。唯有品藻二言而已。重黎篇。是其鑒事有所不明者也。且雄哂子長。愛奇君子篇。多雜。問神篇又曰。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吾子篇。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問神篇。書不經。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羽獵賦。鞭洛水之宓妃兮。餉屈原與彭胥。劉勰文心。已譏之矣。文心雕龍夸飾篇。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餉屈原。彼洛神。既非罔兩。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然則文章小道。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為鵑。荊尸變而為鱉。其言如是。何其鄙哉。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凝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司馬相如美人賦。鄒陽譖之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巖畔。洛神賦序。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為實錄者矣。然

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況此二漁父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燕策。伍胥所遇。渡水蘆中。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隋志雜傳類。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撰。唐志作上古以來聖賢高士傳。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應帝王篇。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蜩鷃競長。蚿蛇相憐。鷽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秋水篇又逍遙遊篇。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隋志。東陽无疑齊諧記七卷。吳均續齊諧記一卷。並可引爲眞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觀此四節。可知史家於子集。更當抉擇。不獨雜史類也。

五　論正史之體裁

古無所謂正史也。自隋志別乎古史雜史霸史及雜傳諸類。而定以正史之名。故謂雜史霸史僭偽而作。非史策之正。雜傳皆率爾而作。不在正史。惟取司馬遷史記。至牛弘周史。六十七部。以備正史。舊唐志八十一部。唐志七十三家。宋志五十七部。並因其名。而七十史之名。亦至宋始。如十七史贊三十卷。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皆見史鈔類。不知作者。至今猶有宋呂祖謙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元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十七史者。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書及南史北史唐書五代史也。至明益以宋遼金元四、於是張自勳有二十一史獨斷二十一卷。沈國元有二十一史論贊三十六卷。彭以明有二十一史論贊輯要三十六卷。張墉有二十一史識餘三十七卷。至明史成而史有二十二。故趙翼箚記三十六卷以廿二史名。又詔增舊唐書。故錢大昕考異一百卷。無明史而亦以廿二史名。合之爲二十三史。輯出舊五代史。是謂二十四史。顧諸史體裁。殊不一律。自史記

漢書唐書有表外。後漢書至舊唐書舊五代史皆無表。五代史記。更名曰譜。宋遼金元明五史。則又皆曰表矣。三國志及梁陳魏北齊周書南北史皆無志。謚三國之志，補於晉宋書。南北朝五代之志。具於隋書。五代史記。更名曰考。宋史以下則又曰志矣。史記有世家。諸史並無之。惟五代史記及宋史有世家。晉書有載記。諸史並無之。而遼金史之國語解。諸史亦無之。且同一本紀也。史記漢書有呂后。後漢書曰皇后。舊唐書曰則天皇后。唐書曰則天順聖武皇后。宋遼元亦有皇后臨朝稱制者。不爲紀也。魏書之序紀。金史之世紀。各在帝紀前。遼史則仿史記之世表。而名世表。不爲紀也。同一表也。史記月表。爲諸史所無。漢書古今人表。亦諸史所無。唐書宰相世系表。遼史游幸表。金史交聘表。元史后妃表。並諸史所無。同一志也。魏書釋老志。諸史所無。宋史符瑞志。齊書祥瑞志。魏書靈徵志。並諸史所無。同一列傳也。史記刺客傳日者傳龜筴傳。及漢書游俠傳貨殖傳。後漢書黨錮傳。齊書止足傳。唐書藩鎮傳。五代史記義兒傳伶官傳。宋史道學傳。元史釋老

傳。明史閹黨傳土司傳。並諸史所無。其爲史記漢書所無。創自後史。而後史相仍有之者。如後漢書之宦者傳。文苑傳逸民傳獨行傳列女傳。晉書之孝友傳忠義傳。唐書之公主傳姦臣傳。是也。蓋亦猶續漢書之百官志輿服志。唐書之儀衛志選舉志兵志。有推衍之。莫能廢焉。要之所謂正史者。必具本紀列傳。宗法史記漢書。而漢書本史記。史記又有所本。春秋傳襄二十一年正義。引世本有紀。史記魏世家索隱。引世本有傳。斯正班叔皮所云。采世本而成史記者。彼徒徵紀字於秦相不韋之書。述傳字以魯史丘明之作。豈知其體兩不相合。史家具有別裁哉。

附錄史通

六家篇。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人。上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百三十篇。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爲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記。至梁武帝又勑其羣臣。上自太

。案比太初。非漢年號。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案隋志正史類。通史四百八十卷。唐志六百二卷。梁書武帝紀。太清二年。通史成。凡六百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爲本。而別採他史。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謂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案隋志子部雜家。科錄七十卷。元暉撰。唐志史部雜傳類。元暉等撰科錄二百七十卷。祕字說。據北史魏宗室傳。爲常山王遵曾孫暉。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非濟陰王元暉業。暉業撰辨宗錄。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以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類者。共爲一科。故以科錄爲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唐志正史類。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相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則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

尙是陋。此其爲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記。時採雜言。故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況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遽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戒也。案隋志。正史內載通史凡六部。通史而後。有元和中人高峻小史一百二十卷。初六十卷。其子迥釐益之。又劉恕皆採權洞史二十卷。大中太子詹事姚康復統史二百卷。宗志書別類。鄭樵通志二百卷。亦皆史記之流。　又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於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誥。孔子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尋其創造。皆準子長。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記。三國曰志。然稱雖未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之所載也。尙書記周。事終秦穆。春秋述魯。文止哀公。紀年不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

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爾迄今。無改斯道。案正史自漢書後。惟漢晉宋齊梁陳及魏北齊周隋唐並曰書。五代至宋遼金元明並曰史。亦即此文所謂稱謂雖別。而體製皆同。太紀篇。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案指言先知編。或苦亂。曰綱紀。曰。蓋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蓋得一目而正諸。。此文所本。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讜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案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北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之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

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春秋傳莊八年）。衛州吁（隱四年）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主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之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案太平御覽文部。引機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爲臣。故書爲臣之事。不可不如傳。而名同帝王。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卽晉紀不編年之意。）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園虛諡。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

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名澹李安平百藥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案書事篇又云。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恆理。非復異聞。載之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若乃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備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以下。一命以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爲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

世家篇。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當之東周遷。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案春秋傳襄十一年疏。引世本世家文。其名亦古。案世家之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如陳勝。起自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遷所創。

後此實失政。豈以自我作故。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坫。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氏長久。至於漢代則不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者。必從宦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才經數世。雖名班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世家。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蕭曹茅土之封。荊楚葭莩之屬。並一概稱傳。無復世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中夏。而楊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榜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王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

。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列傳第三十八。牛弘周史。南記蕭詧。傳國子孫巋琮。三十三年。附志正史。周史十八卷。牛弘撰。未成。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近古著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目。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傳靡易者矣。案題目篇。眾如陳項諸雄。寄編漢籍。董袁群賊。附列魏志。既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為載記。顧後來作者。莫之遵效。逮新晉始以十六國主。持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又擬題篇。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是子元之意。有取乎載記之名。

列傳篇。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正朔相承。

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騈拇。難以成編。且夏殷之人。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柝爲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案范曄漢書。紀皇后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爲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案此謂合傳體。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紀。寄在他篇。爲其冠冕。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漢書王貢二龔鮑傳。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後漢書劉平趙孝淳于恭江革劉般周磐趙咨傳。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廢。案此謂寄傳體。其同於古者。唯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爲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

春秋繁莊三年顓臾之事魯。春秋僖傳廿一。又論語季氏篇。附庸自託。得廁明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爲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略。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附出漢書蕭何傳項籍傳後漢書袁紹傳三國志魏書臧洪傳。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並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案此詳附傳體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異蹟。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案序例篇。追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孝道。次述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體。其篇以四皓爲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爰洎范曄。始革其流。遺棄史才。矜衒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若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於列序。夫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古之道以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屋重架。毋乃太甚。又題目篇。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文少者則具出姓名。字煩者惟書姓氏。如此標格。足爲詳審。至范曄舉例。始

悉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自茲以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並可證此。故注時篇之下。

表歷篇。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大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新論之文。亦見梁書劉杳傳。此其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牒。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為詮釋。强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

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鵲巢。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而爲限乎。案題目篇。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又斷限篇。漢書者。紀傳所存。唯留漢日。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若是。與此相證。至法盛書載中興。改表爲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僞。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爲切者矣。隋志霸史類。魏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卷。纂錄二十卷。唐志僞史類。並一百二十卷。宋志無之。今通行本止十六卷。又有輯本一百卷。湯球輯補。[illegible]逸。子元取其表。後則五代史十國年譜

亦其類也。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韋昭洞紀。隋志雜史類四卷。唐志同。魏志本傳三卷。陶弘景帝王歷。唐志雜史類。帝王年歷五卷。南史隱逸傳作帝代年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案雜說上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敍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敍。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為快也。如班氏之古今人表者。既非國家遞襲。祿位相承。而亦複界重行。狹書細字。比於他表。殆非其類歟。是子元未始無取乎史表。正可相參。

書志篇。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且紀傳之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見後漢書蔡邕傳注。華嶠漢後書曰典。張勃吳錄曰錄。案韋昭吳書同。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記。一作說。字誤。王沈虞預兩晉書同。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準。後云食貨。古

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爲宗廟。（案蔡邕仍曰郊祀志。至宋范曄後漢書本有宗廟志。）分禮樂爲威儀。（隋書禮儀志。）縣象出於天文。（魏書天象志。謝靈運晉書有縣象記。）郡國生於地理。（袁崧後漢書有郡國志。司馬彪同。）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謝承後漢書。）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古。出乎胸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中間舉天文志藝文志五行志之非。不錄。）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書。自可觸類而長。既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既藝文有志。何不爲方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自遂多。歷觀衆

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案通志補以氏族略草木昆蟲略。實做此文而作。且鄭樵之書，淺陋舛謬。不副名實。

六　論史家之撰述

傅子曰。觀班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此言東觀漢記。不及漢書。蓋孟堅成書。出自家庭。本其父彪未卒之業。今漢書韋賢翟方進元后傳贊謂之。正猶司馬氏父子。仍世而成大史公書。其後范蔚宗。身非

史職。亦私撰國書。陳壽草志。創於私室。卒後范頵上表。詔就其家寫書。四史而後。唐李延壽删補八代史而成南北史。則述其父大師之志。改編年而分紀傳。無異馬遷。宋歐陽修删補五代史。別成史記。歿後詔取其書。又如陳壽。凡此諸家。並非官撰。若夫沈約爲齊著作郎。撰宋書。表上紀傳。續上其志。蕭子顯爲梁太尉錄事。啓撰齊書。書成表奏。詔付祕閣。正如北齊魏收之魏書。唐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姚思廉之梁陳書。撰者並稱奉敕。然此諸家雖奉敕撰。猶有主名。至於晉書。題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其實房喬等奉敕撰。據舊目。引宋刊本。稱制曰者。不過宣帝紀及陸機王羲之二傳耳。厥後如魏徵及長孫無忌等隋書五代志。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宋曾公亮等唐書。薛居正等五代史。元脫脫等宋遼金元史。清張廷玉等明史。則皆以監修及總裁官高者一人領銜。而纂修之人皆不著。其制起於唐。實始於晉。康帝之詔。因已云著述任重。理藉親賢。其時以武陵王晞。領祕書監。於是唐宋史館。轄於宰相。奉敕撰書。雖出衆手。其異於東觀漢記者幾希。通

志略云。古者修書。成於一家。至唐始用衆乎。豈知漢東觀之記。已非一家乎。近人多沿其說。失之不攷。文史通義。顧作申鄭篇。謂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爲一史。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答客問篇。文亦申鄭。故合之。又謂唐後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後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衆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並列正史焉。世之溺者不察也。夫通義之意。固卽傅子所云。官撰之書。不如私撰。近人拾其牙後慧。張大其詞。蔑無異於嘉隆七子。不觀唐以後書。馴至（南史）雜稗鈕琇小記。而疎忽正史如楊愼。監本通志紀表。而塗改正史如鄧元錫。力反孔子是非。而顚倒正史如李贄（藏書）。則相率而爲昌披罔兩之言。猶足以爲史學耶。

附錄四庫全書提要。加以注補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褚少孫補。案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漢書本傳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張晏注。遷歿後。亡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

。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史通則以爲十篇未成。有錄而已。駁張晏之說爲非。見史通正史篇。今考日者龜策二傳。並有太史公曰。又有褚先生曰。是爲補綴殘稾之明證。當以劉知幾爲是也。史通。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周密齊東野語。摘司馬相如傳贊中。有楊雄語。公孫弘傳中。有平帝元始中詔語。焦竑筆乘。摘賈誼傳中有賈嘉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語。皆非遷所及見。王懋竑白田雜著。亦謂史記止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侯年表。上行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則非惟有所散易。且兼有所竄易矣。然字句竄亂。或不能無。至其全書。則仍遷原本。筆乘據張湯傳贊如淳注。續之者有馮商孟柳。又據後漢書楊經傳。案經爲終字誤。嘗刪遷書爲十餘萬言。指今史記非本書。則非其實也。史通又云。劉向向子歆及馮商衛衡楊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今惟馮商所續七篇。著錄漢志。師古注引七略。又有待詔孟柳。又學海類編中。載僞洪邁史記眞本凡例一卷。於原書臆爲刊削。稱即遷藏在

名山之副稾。其事與劉鄱陽王漢書眞本相類。益荒誕不足爲據矣。存目云。明季妄人。託名僞撰。

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其妹班昭續成之。史通正史篇。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相次撰續。迄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爲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楊雄劉歆。褒美僞新。誤後惑衆。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綜其行事。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明帝乃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奉詔校敘。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家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尤不類本書。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漢書眞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以今考之。則語皆謬妄。固作是書。有受金之謗。史通尙述之。史通曲筆篇。班固受金而始書。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說本周書柳虬傳疏。然文心雕龍史傳篇曰。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是無其事也。又有

竊據父書之誚。然韋賢傳顏師古注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案文心雕龍已云。遺親攘美之罪。公理求辨之。惜昌言之文。已佚不傳。是亦無其事也案此書或加以前字西字。皆非。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宋范蔚宗撰。考隋志載范書九十七卷。新唐書。則作九十二卷。互有不同。惟宋志作九十卷。與今本合。又隋唐志均別有後漢書論贊五卷。宋志始不著錄。疑唐以前論贊與本書別行。亦宋人散入書內。然史通論贊篇曰。班固總述。合在一篇。蔚宗後書。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則唐代范書論贊。已綴卷末矣。史志別出一目。所未詳也。范撰是書。以志屬謝瞻。范敗後。瞻悉蠟以覆車。遂無傳本。案此本後漢書皇后紀云。事在百官志。注引沈約謝儼傳。今宋書及南史。皆無其事。史通正史篇。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又詔劉珍李尤。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迄乎永初。復命伏無忌黃景

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邊韶崔寔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后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等傳。凡百有四篇。號曰漢書。熹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別作朝會車服二志。後上書求續成十志。史臣廢棄。舊文散佚。自永初以下闕續。魏黃初中。著先賢表。故漢記殘缺。至晉無成。泰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書。起元光武。終於孝獻。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刪定東漢紀爲漢後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典十。列傳七十。譜三。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至宋宣成太守范曄。刪煩補略。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爲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蓋撰史以志爲最難。

今本八志凡三十卷。別題梁剡令劉昭注。據書錄解題。乃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以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注。與范書合爲一篇。或謂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其先已別行。又謂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後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疑唐以前。已幷八志入范書。案王鳴盛商榷。謂即劉昭所補。似未確也。自合併之後。諸書徵引。或不知爲司馬彪書。故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孫北海藤陰箚記。誤出蔚宗志律歷之文。考洪邁容齋隨筆。已誤以八志

爲范書。則其誤不自孫承澤始。案宋鮑闕目錄已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亦誤云范蔚宗郡國志。又史通編次篇。蔚志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所法。是直以後漢志爲范作。與正史篇不合。

三國志六十五卷。陳晉壽撰。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惟其誤沿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魏文。而託始曹操。實不及魏書敍紀之得體。案似金史世紀。誤作魏書敍紀。是則誠可已不已耳。史通正史篇。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魏史紀傳。累載不成。又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孫該傅玄等。復共撰定。後王沈獨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錄。吳大帝季年。始命丁孚項峻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少帝時。更勑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記述。當歸命侯時。昭廣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覈表請召曜瑩。續成前史。曜獨終定爲五十五卷。至晉著作陳壽。乃

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草而罷。及壽卒。大中正范頵表上採錄。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又曲筆篇史官建置篇。並辨蜀無史職。而此獨不詳。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奉敕撰。劉知幾史通外篇。謂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　原文晉史云。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其書不存。歷陽令陳郡王銓。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受父遺業。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同僚虞預所訴。免官依庾亮。成晉書八十九卷。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凡二十三卷。晉江左史。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已下，相次繼作。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晉隱士東莞臧榮緒。又依東西二史。合成一書。案隋志。王隱晉書八十六卷。注本九十三卷。虞預晉書二十六卷。注本四十四卷。朱鳳晉書十卷、注本十四卷。何法盛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謝靈運晉書三十六卷。臧榮緒晉書一百一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注本一百二卷。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注。梁有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亡。又陸機晉紀四卷。干寶晉紀二十三卷。曹嘉之晉紀十卷、鄧粲晉紀十一卷。一名元明紀。孫盛晉陽秋二十三卷。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王韶之晉紀十卷。徐廣晉紀四十五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郭季產續晉紀

五卷。其去梁亡晉三家外。晉史共十八家。未能盡善。勅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史通又云。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紀三十。并敘例目錄。合爲百三十二卷。然唐人如文選注初學記六帖。於王隱等書。與夫徐廣等紀。並見徵引。是舊本實未嘗棄。豈乃書成之日。即有不愜於衆論者乎。考書中惟陸機王羲之兩傳。其論皆稱制曰。蓋出太宗御撰。宣王言以彰特筆者。僅一工文之士衡。一藝書之逸少。則全書宗旨。大概可知。陸心源曰。宣帝紀論。亦太宗自製。或謂惟陸王二傳稱制。不考之甚。所其褒貶。略實行而獎浮華。其所採擇。忽正典而取小說。取劉義慶世說新語。與劉孝標所注。一一互勘。幾於全部收入。是直稗官之體。安得目曰史傳乎。史通雜說中又云。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又採撰篇。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皇朝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特以十八家之書並亾。考晉事者。舍此無由。故歷代存之不廢耳。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約表上其書。謂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

卷。所撰諸志。須成續上。今書無表。史通謂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原文。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奉朝請山謙之。補承于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卒。史佐安仰之。衷求別自創立。爲一家之言。孝建初。又勑孫寶生續造元嘉名臣諸傳。大明六年。又命徐爰。踵成前作。爰勒成一書。自永光已後。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歷箱綴所遺。撰成新史。名曰宋書。不言其有表。或唐以前。其表早佚歟。王鳴盛曰。表字衍文。志序稱凡損益前史諸志凡八門。八志之中。惟符瑞晉爲兆贊。梁王隱晉書。先爲瑞異志。州郡惟據太康地志。及何徐原本。於僑置派立併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爲疏略。至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鐃歌諸樂章。以存義訓。義例尤善。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雖以失於限斷爲譏。然班固漢書。推原溯本。事有前規。約詳魏晉沿革所由。未爲大失。觀徐爰傳述當時修史。議爲桓玄等立傳。約則謂桓玄盧循等。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其中明史例。又何嘗不謹嚴乎。其書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總目。謂闕趙倫之傳一卷。書錄解題。謂獨闕到

彥之傳。今本卷四十六。與陳振孫所見本同。卷後有臣穆附記。謂此卷體同南史。蓋後人雜取高氏小史及南史補之。臣穆卽鄭穆。宋嘉祐中。嘗校勘宋書。　陸心源曰。張暢與魏臣言稱魏主。史從實書。未必非約原文。鄭穆之說非是。惟少帝紀魏主魏軍之稱。或取之齊代之冠軍錄事參軍孫嚴宋書。亦非取高氏小史。案孫嚴宋書本六十五卷。舊唐志四十六卷。唐志五十八卷。又有王智深宋書三十卷。陸氏亦臆測之言。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案隋唐志。齊書上並無南字。史通齊史云。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才。沈約復撰齊紀二十篇。梁天監中。太尉錄事蕭子顯。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爲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案隋志舊唐志。並六十卷。梁書蕭子恪傳及南史子顯本傳。俱作六十卷。山堂考索引館閣書目云。南齊書本六十卷。今亾其一。似佚其敘傳附表一卷也。齊高好用圖讖。梁武崇尚釋氏。故子顯於高帝紀。引太乙九宮占。祥瑞志附會緯書。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蓋牽於時尚。未能釐正。又如高帝紀。載王蘊之撫刀。袁粲之郊歆。連綴瑣事。殊乖紀體。至列傳尤爲冗雜。然張敬兒傳載沈攸之書。

至敬則傳述顏無鐵語。於廷元創業諸事。直書無隱。尙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未嘗無可節取也。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唐書本傳。稱梁書陳書。皆魏徵同撰。徵本監修。不過參定其論讚也。本傳及舊唐志。俱云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六卷。若史通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史通。梁史。武帝時。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昊。相承撰錄。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蕩。何之元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而紀傳之體。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繼知國史。至於陳亡。其書不就。其子思廉。憑其舊稿。加以新錄。述爲梁書六十六卷。今通行本無六字。則舊唐書誤脫六字審矣。每卷後題除吏部尙書姚察者二十五篇。題史官陳吏部尙書姚察者一篇。仿漢書題班彪之例。其專稱史官者。殆思廉所續纂。思廉家學淵源。用力亦云勤篤。中如簡文帝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而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午。則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

寇錢塘。則數行之間。書法乖舛。趙與旹賓退錄。譏其於江革傳中。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尤是非矛盾。蓋著書若是之難也。然持論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案隋志又有許亨梁史五十三卷。陳書亨本傳。五十八卷。其子善心續成七十卷。詳隋書。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史通謂貞觀初。思廉奉詔。撰成二史。史通。陳史初有顧野王傅縡。各爲撰史學士。武文二帝紀。卽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嘗索梁陳事跡。察以所成每篇續奏。言未絕筆。貞觀初。其子思廉爲著作郎。詔撰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校上序。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是編輯之功。固不止九載矣。考隋志。有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案此二書實見唐志陸瓊陳書四十二卷。殆卽姚察所稟採之本。而思廉爲縡瓊傳。詳述撰者。獨不言

其修史篇第。殊爲疎略。野王傳稱撰國史紀傳二百卷。疑隋志外謬也。案隋書當云唐志。其書至唐已殘闕。止三卷。察傳見二十七卷。是書本詔所修。不同私撰。故不用序傳之例。惟察陳亡入隋。歷踐華秩。而仍列傳於陳書。失限斷矣。且江總何人。乃取與其父合傳。尤屬自汚。書中惟二卷三卷。題陳吏部尚書姚察。他卷俱稱史臣。蓋察先纂梁書。此書僅成二卷也。其中紀傳年月。間有牴牾。不能謂非疵累。然諸史皆然。亦不能獨責此書矣。

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奉敕撰。史通。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唯爲十卷。條例未成。神䴥二年。詔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撰國書爲三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錄。復以高允張偉。並參著作。刊石寫之。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劉模執筆。而允口占授之。初相承作編年體。至孝文太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始分爲紀傳。宣武時命刑辯追撰孝文起居注。崔光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莊記。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齊天保二年。敕秘書監魏收。勒成一史。又命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睦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

其編次。謂子並有史才。收於是大國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凡百三十卷。收表上其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分為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為宋劉恕范祖禹等所校定。恕等敘錄。謂隋魏澹更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史通。隋文帝勅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眞。東魏為僞。故文帝稱紀。孝靖稱傳。煬帝以澹書猶未善。勅楊素別撰。請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唐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舊唐志。一百七卷。唐志同。又有大中時江陵少尹裴安時元魏書三十卷。今皆不傳。魏史惟以收書為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案詳見陸心源宋梁明修本跋。然其據何書以補闕。則恕等未言。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謂收書闕太宗紀。以魏澹書補。志闕天象二卷。以張太素書補。今考太平御覽皇王部。所載後魏書帝紀。不專取一家。疑其兼取魏澹書。蓋澹書至宋初。崇文總目。謂纔存紀一卷。尚不止一卷。故為補綴者所取資。案或取晚唐裴氏書。至澹書亦闕。始取北史以補之耳。收以是書。為世所詬厲。號為穢史。史通正史篇。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譏成姑奏。前後

列評者。百有餘人。諸訟史者。或斃於獄中。纂怨謗聲不息。孝昭世。勑取更加研審。武成訪諸羣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世薄其書。號爲穢史。又見序例題目隨限編次稱謂採撰因習舊語浮詞敍事曲筆採隋書事雜說中下篇。又以爲小人之史。今以收傳考之。爾朱榮之凶悖。未嘗不書於册。楊愔之先。爲楊椿楊津。孝友亮節。高德政之先。爲高允高祐。名德好學。寧能以其門方昌。遂引嫌不錄。陽休之父固。北史傳不云貪虐。豈李延壽亦媚陽休之乎。盧同初附盧元傳。以元又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崔綽位止功曹。道德見重於高允。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後奉勑更審。同立專傳。綽改入附傳。是亦未足服收。穢史之說。無乃已甚之詞乎。譚延獻曰。恩倖傳首列王叡。其子椿即收姑夫。不以爲恩。曲回史筆。直道如此。猶蒙穢稱。惜哉。北史每以收書爲據。收傳論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殆亦恩怨併盡。而後是非乃明歟。收條例未密。多爲魏澹所駁正。北史澹傳。存其敍例。絕不掩收所短。則公論也。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奉勑撰。蓋承其父德林之業。纂緝成書。史通。高齊

著皇帝實錄。自武平後。史官陽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邵。內史令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起居注。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貞觀初。勑其子中書舍人百藥。演為五十卷。大致仿後漢書之體。卷後各繫論贊。然其書自北宋以後。漸就散佚。今所行本。後人取北史以補亾。非舊帙矣。本紀則文襄紀齊集亦雜。文宣孝昭。論辭重複。列傳或無論贊。或有贊無論。或有論無贊。又史通引齊書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詆訐姦私。案並見史通雜詞篇三說各異註中。今魏收傳無此語。皆掇拾者有所未及也。至如庫狄干傳之連及其子士文。元斌傳之稱文襄。王鳴盛亦曰。李百藥稱廟號。李延壽稱謚。然案史通雜說中云。李氏撰齊書。其廟號有犯時諱者。即稱謚。變時宗為文襄。改世祖為武成。則是書亦有稱謚者。則又掇拾者刊削未盡之辭矣。北齊立國本淺。文宣以後。綱紀廢弛。兵

事假擬。既不及後魏之整飭彌闔。復不及後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為國者。均無奇功偉節。資史筆之發揮。是其文荏萎薾。節目叢脞。固由於史材。史學不及古人。要亦其時為之也。然一代興亡。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人材之優劣。於是乎有徵。未始非後來之鑒也。案唐志。亦有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議自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文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修。史通。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弘。追撰周紀十有八篇。略敍紀綱。仍皆抵忤。皇家勑秘書丞令狐德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案隋志。牛弘周書十八卷。注未成。唐志不箸錄。有吳兢周史十卷。晁公武讀書志。稱宋仁宗時。下館閣是正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案丁丙藏書。宋刊本又有臣燾校上。不云有所散佚。今其書殘闕特甚。多取北史以補亡。而多所竄亂。特大體未改而已。史通曰。其書文而不實。雅而不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繁。尋宇文開國之初。事由蘇綽。軍國詞令。皆準尚書。

太祖敕朝廷他文。悉準於此。蓋史臣所記。皆禀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乎適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愈多。爰及牛弘。彌尚儒雅。即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 案此見雜說中。又議其以王劭蔡允恭蕭韶蕭大圜裴政杜臺卿之書。中有俚言。故至遺略。 案雜說自注。宇文時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後梁春秋。蕭韶太清記。蕭大圜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俚言。又雜說下注。引太清實錄。稱宇文公曰，賊奴使癡人來。可謂實錄。又言語篇注。周太祖名黑獺， 又西帝下詔賜齊神武。 數其罪二十。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書。 其詆譏德棻甚力。 案史通浮詞摸擬書事等篇並可考， 然文質因時。記載從實。周代既文言爾雅。仿古製言。載筆者勢不能易彼妍辭。故從俚語。至於敵國詆謗。里巷諺謠。削而不書。史之正體。豈能用是爲譏議哉。況德棻旁徵簡牘，意在摭實。故元偉傳後，於元氏戚屬。事迹湮沒者。猶

考其名位。連綴附書。固不可概斥為疏略。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體。推論六義源流。於信獨致微辭。有意矯時之弊。知幾所云。非篤論也。晁公武祖述其語。掩為己說。聽聲之見。尤無取焉。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奉敕撰。貞觀三年。詔徵等脩隋史。十年。成紀傳五十五卷。史通。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勅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周書並行於時。十五年。又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上進。史通。初太宗命學士分修。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至貞觀十八年方就。合為五代紀傳并目錄。凡二百五十二卷。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甯。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刊勒成編。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史志。攷史通。撰紀傳者。顏師古孔穎達。撰志者。于志甯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宋刻隋書後 有天聖中校正舊跋。稱同修紀傳者。尚有

許敬宗。同修志者。尙有敬播。（案唐志。附舊下注。亦有敬播名。）至每卷分題。舊本十志內。惟經籍志題魏徵撰。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紀傳亦有題許敬宗撰者。今紀傳題以徵。志題無忌云云。其紀傳不出一手。間有異同。如文帝本紀云。善相者趙昭。而藝術傳作來和。又本紀云。以賀若弼爲楚州總管。而弼本傳作吳州。牴牾在所不免。至突厥傳中。上言沙鉢略可汗。擊阿波破擒之。下言雍虞閭生擒阿波。疑上文傳寫誤衍之擒字。顧炎武日知錄。以爲一事重書。似未必然也。其十志爲五代史而作。非專屬隋。惟律歷志天文志。皆上溯魏晋。與晉書複出。殊非史體。五行志體例。與律歷天文二志頗殊。宋舊本題褚遂良撰。未必無所受之。地理志百官志。能補蕭子顯魏收所未備。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多誤。在十志中爲最下。然後漢以後之藝文。惟藉是以考見源流。辨別眞僞。亦不以小疵爲病矣。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延壽承其父大師之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嘗爲改定。宋人稱其書刪繁補闕。爲近世佳

史。案唐書令狐德棻傳附延壽傳云。頗有條理。删落釀辭。日知錄摘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為紀載之疎。以今考之。本紀删諸臣事蹟。列傳多删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備書簡牘。陳陳相因。是芟削未盡也。且通史例宜書。一循史儒林隱逸傳。既載四朝人物。而文學傳因宋書不立此目。遂始於齊之邱靈鞠。豈宋無文學乎。孝義傳搜綴湮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氏。衛敬瑜妻王氏。先後互載。將謂史不當有列女傳乎。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取列傳中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又謂齊周無列女傳。得趙氏陳氏。附備列女。書成一手。而例出兩歧。蓋延壽當日。專致力北史。南史減字節句。每失本意。間有所增益。又採雜史爲實錄。緣飾爲多。然自宋略齊春秋梁典盡亾。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則亦何可盡廢也。

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文獻通考作八十卷。誤也。案唐志不誤。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世居北土。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力獨深。故敍事

詳密。首尾典贍。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迥如兩手。惟其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亦以崔盧繫派。故家世族。一例連書。甚至長孫儉附長孫嵩傳。薛道衡附薛辨傳。王鳴盛曰。於栗磾六世孫謹。封懿族玄孫隆之。北史合傳。病同南史。遹逸華胄。下逮雲仍。隔越抑又甚矣。楊素以系出弘農。遂附見魏臣楊敷傳後。魏收魏長賢諸人。以同爲魏姓。遂合爲一卷。尤爲舛迕。其敘例謂凡累代相承者。皆謂之家傳。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於國史哉。且南北史通爲一家著述。乃劉昶蕭寶寅蕭贊即豫章王綜改名蕭大圜。南北史皆有傳。宋修之薛安都諸人。南史取宋書。北史取魏書。殆無暇追刪南史。以致有此誤乎。然宋以後魏齊周舊。皆殘闕不全。此書惟麥鐵杖傳有闕文。荀濟傳脫去數行。其餘皆卷帙整齊。始末完具。做北朝之故實者。終以是書爲依據焉。

舊唐書二百卷。晉劉昫等奉敕撰。五代史記昫本傳。不信昫撰此書。史漏略也。自宋嘉祐後。重撰新書。此書遂廢。然其本流傳不絕。大抵長慶以前。

本紀惟書大事。簡而有體。列傳敘述詳明。贍而不穢。長慶以後。本紀則詩話書序。文宗紀。杜甫曲江行。王彥威供軍圖略序。婚狀獄詞。武宗紀。只讀追狀。吳湘獄詞狀。委悉具書。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如夏侯孜傳。或但載寵遇。不具首尾。如朱朴傳。繁略不均。誠如宋人所譏。案崇文總目。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開元。凡一百一十卷。案此即史通正史篇云。長安中。余與朱敬則徐堅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吳兢等。重修則天實錄。編爲三十卷者。其前則義甯武德間。溫大雅撰創業起居注三篇。房玄齡許敬宗敬播。相次立編年體。號爲實錄。迄乎三帝。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長孫無忌與於志甯令狐德棻劉胤之楊仁卿顧胤等。綴以後事。復爲十五卷。龍朔中。敬宗總統史任。更加前作。混成百卷。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多非實錄。其後李仁實。續撰未終。見推直筆。至長壽中。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弘道。撰爲唐書。百有十卷。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吳兢等重撰。而卷數闕。韋述因兢舊本。更加筆削。爲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復於紀志傳隨篇增緝。爲唐書一百三十卷。案宋

志。柳芳唐書一百三十卷敍例目一卷。在劉煦唐書之前。是唐書舊藁。實出吳兢。雖衆手續增。規模未改。昫等用爲藍本。故具有典型。觀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此因仍前史之明證也。至長慶後。史失其官。無復善本。昫等自採雜說傳記成之。乖體例矣。至於楊朝晟卷一百二十二又一百四十四。蕭穎士附卷一百二又一百九十文苑兩傳。宇文韶諫獵表。卷六十二又六十四蔣乂諫張茂宗尙主疏。卷一百四十一又一百四十九兩見。輿服志所載條議。亦多同列傳之文。蓋李崧賈緯諸人。各自編排。不相參校。昫掌領修之任。曾未鈎稽本末。使首尾貫通。蓋瑕瑜不掩之作也。參通鑑考異。多從舊書。此可取之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監修者曾公亮。故進表以公亮爲首。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舊例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何可沒也。故書中列傳題祁名。本紀志表題修名。然隋書諸志。已有此例。不始於修與祁。又宋史呂夏卿傳。稱夏卿撰宰相世系表。而書中亦題修名。則仍以官高者爲主。特用二人名爲異耳。是書本

以補正劉昫之舛漏。自稱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劉安世元城語錄。則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今即其說推之。必成史官所未備。勢必蒐及小說。而至於猥雜。必減詞章之文句。勢必變為澀體。而至於詰屈。安世之言。中其病源。若夫唐代千言。率崇駢儷。宋敏求所輯大詔令。多至百三十卷。使盡登本紀。天下有是史體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過相訾議。未見其然。至於呂夏卿私撰兵志。見晁公讀書志。宋祁別撰紀志。見王得臣塵史。則同局且私心不滿。書甫頒行。吳縝糾謬、二十卷。即踵之而出。亦未嘗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書。出一手則精力難周、出眾手則體裁互異。從三史以逮八書。牴牾參差。均所不免。不獨此書為然矣。案宋志。新唐書二百五十五卷。目錄一卷。當是字誤。又於李繪補注唐書二百二十五卷。二字不誤。又有[illegible]子中一[illegible] 六十卷

舊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錄二卷。宋薛居正等奉敕撰。晁公武讀書志云。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監修。玉海引中興書目云。開寶六年四月戊申詔修。七年閏十甲

子書成。爲紀六十一。志十二。傳七十七。多據累朝實錄。及范質五代通錄爲稾本。案宋志編年類。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實錄則梁太祖二十卷。唐莊宗三十卷。明宗三十卷愍帝三卷。廢帝十七卷。晉高祖三十卷。少帝二十卷。漢高祖十卷。隱帝十五卷。周太祖三十卷世宗四十卷。張袞郄象趙鳳張昭遠賈眞固蘇逢吉尹拙劉溫叟等。及宋王溥等撰。其後五代史記刊印。學者始不專習薛史。然二書猶並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詔書官止習歐陽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來。傳本亦漸就湮沒惟明內府有之。見於文淵閣書目。臣等謹就永樂大典中所引薛史。甄錄條繫。排纂先後。得其篇第十之八九。又考宋人書之徵引者。每條採錄。以補其闕。遂得依原本卷數。勒成一編。釐爲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 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傳二卷。僭僞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二卷別爲目錄二卷。紀傳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雖其文體平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藉以獲傳。足爲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亦不及薛史諸志。爲有裨於文獻焉。俞正燮曰。輯自永樂大典。而以册

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元注應存。今刊本無。案今有刊館中底本者。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文也。案宋志無記字。　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爲私撰。故未上於朝。修歿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敍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不甚經意。諸家攻駁。如吳縝之五代史纂誤宋志三卷楊陸榮之五代史志疑。四卷。雖吹求或過。要不盡無當也。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歐史如公穀之發例。兩家並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爲史之優劣矣。且史之所職。兼可掌故。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國之大紀也。修是書僅作司天職方二考。餘概從删。雖曰世衰祚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蒐輯遺編。尚裒言得三十卷。何以經修編錄。全付闕如。此由信史通之謬談。成茲偏見。此書之失。此爲最大。若不考韓通之褒贈。敕載宋文鑑中。有所諱而不立傳。一節偶疎。諸史類然。不足爲修病也。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托克托原作脫脫等奉勑撰。其總目題本紀四十年。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四百八十三。實爲世家六卷。總目未列。蓋偶遺也。其書僅一代之史。而卷帙幾盈五百。檢校既已難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學爲宗。餘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柯維騏宋史新編。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數事。未能旁及。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紀傳互異。志傳互異。傳文前後互異。諸傳世系官資不足信。史載忠義之士。其所攻駁。皆切中其失。然其前後複沓牴牾。世泊亦不能悉舉也。蓋其書以宋人國史爲稾本。故東都史文較詳。逮炎以後稍略。案宋志正史類。王旦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呂夷簡三朝國史一百五十五卷。鄧洵武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王珪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孝哲哲宗正史二百一十卷。李燾洪邁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以上並至寧宗止。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故史傳亦不具首尾。文苑傳止詳北宋。南宋止周邦彥等數人。循吏傳則南宋無一人。是其明證。至於南唐劉仁贍之死節。五代史記通鑑。俱爲之證明。此書仍作以城降。李澣於

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此書仍附李濤傳。是於久列學官之書。其在史局之騷。尚不及互相勘證。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維騏以下。屢有改修。小小補苴。亦終無以相勝。故考兩宋之事。終以原書爲據焉。別史類。王稱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下提要云。近時汪琬謂元修宋史。實據此書爲稾本。今考之。惟文藝傳爲宋史所資取。故南宋文人。寥寥無幾。其餘事跡異同。宋史多誤。元人修史。蓋未嘗考證此書。琬之言未得其實也。

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等奉敕撰。至正三年四月。詔儒臣分撰。至四年三月書成。爲本紀三十。志三十一。表八。列傳四十六。國語解一。遼制。書禁甚嚴。凡國人著述。惟聽刊行於境內。有傳於鄰境者罪至死。見沈括夢溪筆談。僧行均龍龕手鑑條下。蓋不以國之虛實示人。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後。遂至舊章散失。漸滅無徵。觀其稍修三史議。蘇天爵三史質疑。知遼代載籍。可備修史之資者。寥寥無幾。故當時所據。惟耶律儼陳大任二家之書。儼耶律儼皇朝實錄七十卷。陳大任遼史。無卷數。又有蕭永祺遼史七十五卷。紀三十。志十

五。傳四十。修於金代已佚。見聞既隘。又蕆功於一載之內。無暇旁搜。潦草成編。實多疏略。其間左支右絀。痕跡灼然。如遊幸屬國。已見於本紀。復爲游幸表屬國表。部族之分合。既詳於營衛志。案分營衛兵衛爲二志。亦前史所無。復爲部族表。洪侍孫曰。此表仿宰相世系表。究不可非。文學僅六人。而分兩卷。伶官宦官。本無可紀載。而強綴三人。此其重複瑣碎。史臣非不自知。不得已而縷割分隸。以求卷帙之盈。勢使之然。不足怪也。然遼典雖不足徵。宋籍非無可考。東都事略。載遼太宗國號大遼。聖宗改爲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大遼。今有重熙十六年石刻。稱大契丹國。此書於國號之更改。尙未詳也。文獻通考稱遼道宗改元壽昌。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又引北遼通書同。此書作壽隆。犯聖宗諱。又老學菴筆記。載聖宗改號重熙。案此聖宗。爲興宗之誤。後避天祚嫌名。追稱重和。今有壽昌重和石刻。而此書均不載。是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考證未詳。不得委之文獻無徵。然其書以實錄爲憑。案耶律儼成實錄家藏有遼先朝事迹二十卷又室昉邢抱朴等有統和實錄二十卷。

無所粉飾。此三史所由並行。而不可偏廢歟。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紀十九。志三十九。表四。列傳七十三。金人制度典章。彬彬爲盛。徵文考獻。具有所資。即如大金弔伐錄。（按盧文弨志二卷。錢大昕志四卷。）開國之初。即已遺聞不墜。元好問以著作自任。搆野史亭。記錄至百餘萬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按元好問壬辰雜編。無卷數。金門韶補志。名金源野史。）又劉祁撰歸潛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按此志十四卷。）且托克托等進書表。稱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延祐申興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於此書。經營已久。故首尾完密。條例整齊。在三史之中。獨爲最善。惟列傳頗多疏舛。如楊朴不立傳。晉王宗翰之上書乞免。（見三朝北盟會編。）潘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而本傳不書。海陵之失德。既見本紀。復詳述於后妃傳。王倫未嘗受職。而傳列鄺瓊李成之後。張邦昌即云宋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而復複引本紀。列於劉豫之前。皆乖體例。泰和以後諸臣傳。獨能悉其情事。蓋好問等得諸目

睹。與傳聞異。辭者殊也。

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奉敕撰。案明志作二百十二卷。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案上所云十三朝實錄者。祖太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名宗文宗也。又有順宗寧宗實錄。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爲紀四十七。志五十三。表六。列傳九十七。書始頒行。紛紛無已多竊議。迨後來遞相考證。紕漏益彰。顧炎武日知錄。摘其趙孟頫諸傳。仍誌銘之文。河渠志引案牘之語。朱彝尊曝書亭集。又謂其急於成書。前後複出。因舉一人兩傳。爲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舛駁。不在藏事之速。而在始事之躁。考徐一夔始豐稿。有與王禕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抵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元則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案金補志云。至元十五年。修世祖起居注。至正元年。修順帝起居注。其餘不詳。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

。以事付史館。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歷間。虞集纂經世大典。案大典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共篇一卷。纂修通議一卷。天歷二年修。至順三年進。一代典章文物粗備。前局參稽實錄大典。盧而成書。若順帝三十六年之事。既無實錄可據。又無參稽之書。竊恐事未必覈。詞未必馴，首尾未必貫穿也云云。是未屬草以前。一變已預知之。非盡濂等之過矣。惟事蹟雖難遽詳。體例不難自定。謬脫不難自校。今是書三公宰相分兩表。禮樂合一志。又分祭祀與服為兩志。刪藝文志。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遺規。又帝紀則定宗以後。闕載者三年。未必實錄中。竟無一事。至姚燧傳引其送暢純甫序。證以元文類。案蘇天爵撰國朝文類七十卷。互易問答之辭。殊為顛倒。此不得委諸無書可檢矣。解縉集稱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事在太祖末年。非太祖亦覺其未善歟。若夫歷志載歷經歷議。並及庚午元歷。地理志附載河源考。取梵字圖書。分注其下。河渠志則北水南水。並詳疏濬之宜。未嘗不可為攷古之資。節所取長可也。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張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書成。凡本紀二十四。志七十五。表十三。列傳二百二十。目錄四卷。其進表云云。蓋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並召試彭孫遹等五十人。入館纂修。雍正二年。詔諸臣續蒇其事。至是乃成書也。進表又曰。籤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稾。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首尾略具。事實頗詳。爰即成編。用爲初稾。蓋明史稾三百卷。吳壽暘曰。萬季野先生所撰明史稿。方望溪以爲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成。全謝山以爲五百卷。今稿列傳三百六十七卷。疑似未全。蓋非季閒雖時。亦尚有刪併也。案今明史稿通行本。又止二百零八卷。惟帝紀未成。餘皆排比粗就。故因其本而增損成帙也。其間諸志。一從舊例。而稍變者二。曆志增以圖。以算法句股面綫。今密於古。非圖則分刌不明。藝文志惟載明人著述。例始宋孝王關中風俗傳。案中當作東。見北齊書循吏宋世良傳。北史宋隱附傳。並云三十卷。唐志雜史傳作六十三卷。史通又反覆申明。案史通書志篇。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亦有汶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於宋生得之矣。唐以來弗能用。今用之也。表從舊例者四。曰諸王功臣外戚宰輔。擬新例者一。曰七卿。明廢左右丞相。分政六部。都察院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傳擬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此流賊如晉書之孫恩盧循。唐書之王仙芝黃巢。若夫甲申以後。仍續載福王之號。乙酉以後。仍兼載唐王桂王諸臣。則尤自有史籍以來。以未嘗聞見者矣。

七　論史評之變遷

孟子論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然則事與文皆以求義者也。據文以求義。則如公穀之說文例。據事以求義。則如左氏之稱君子。左氏傳如昭三十一年君子曰。亦論春秋之文。其餘多論事。雖未盡合乎筆削之義。而後世評史遂演爲評文評事二派。其評史文者。又分爲三。一則綜合諸史之文。如史通及朱明鎬之史糾。章學誠之文史校讎二通義。是也。一則互勘兩史之文。如倪思之班馬異同。劉辰翁評此書。又多涉史事。許相卿之史漢方駕

。沈炳震之新舊唐書合鈔。趙紹祖之新舊唐書互證。五四涉史事史料已有新舊唐書異同一卷。是也。一則商榷一史之文。如呂夏卿之唐書直筆。新例須知。晁陳書目。影宋鈔本。直筆四卷。別出新例須知一卷。宋合併。是也。而蔣有光方苞之合評史記。吳汝綸之點勘史記。及鍾人傑之史漢彙評不與焉。以評史文而無涉於史義也。文史通義文理篇。既非斥歸震川五色標識史記。以爲野狐禪。而申鄭篇。又以史之文。爲後世詞章之文。而謂千慮一失。若夫評史事者。自徐衆三國志評。引見三國志注後。隋志正史類作徐爰。唐志雜史類則作徐衆。與裴注同。隋志又有何常琦論三國志。王濤三國志序評。並未見於裴注。已佚。遽數之不能終。且言其略。亦有合諸史而評之者。則有如葛洪之應史隨筆。非史鈔之葛洪，胡寅之讀史管見。失之刻深。朱存史論初集。直斥爲朦朧未視之狗。則又非是。陳櫟之歷朝通略。如胡一桂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張溥之歷代史論。失之平弱。王夫之之讀通鑑論。劉羲仲通鑑問疑。李燾通鑑博議。王應麟通鑑答問。衡王樾通鑑博論。並可與此論相參。施鴻之澂景堂史測。牛運震之空山堂史論。亦有舉兩史而評之者。則有如錢時之兩漢筆記。非若三劉之所爲刊誤。李東陽之新

舊唐書雜論。唐順之之兩漢解疑兩晉解疑。亦有專一史而評之者。則有如范祖禹之唐鑑。孫甫。唐史論斷。唐庚之三國雜事。陳亮之三國紀年。(非編年史)。呂中之大事記講義。(專論宋事。非者呂祖謙大事記)。張邦奇之西漢書議。劉定之王夫之之宋論。蓋皆所謂史論。(自宋以後。此類爲繁。然宋明志。皆入史鈔志)。推其源則出於正史之論也。又有仿正史之贊。而評史事者。如趙南星之史韻。張彥士之讀史督疑。葛震之四言史徵。夫正史之贊。已爲史論之重儓(詳後史通)。索隱述贊初非名篇。何必效西子之顰。學邯鄲之步。極而至於李濤王令之十七史蒙求。益無涉於史義矣。所可異者。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乃縱舉起莘之綱目發明。劉友益之綱目書法。王幼學之綱目集覽。徐昭文之綱目考證。以及俞濂趙居信之史評。呂溥王約之史論。潘榮之通鑑總論。朱震亨之宋論。凡十九家。而空爲史學一門。史學果若是之通易耶。豈非品騭舊聞。抨彈往迹。略繙史籍。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不若評史文之難於下筆耶。要之史義不精。而徒馳騖於其文其事。皆史學所當深戒者也。

附錄史通

論贊篇。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楊雄曰譔。字通撰。常璩華陽國志同。劉昞曰奏。袁弘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臣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贊焉。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了。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春秋成史。持論尤宜闊略。案此謂左氏傳。君子曰不常見。其有本無疑事。輒論以裁之。此皆私徇筆端。苟衒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無味。承祚偄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

。自茲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語本韓非子外儲說右）曾何足云。王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仁。斯之謂矣。（梁史通全部。於王元多節削）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傳外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石建之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文省可知也。及後出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為再列。（以上言論。以下言贊）馬遷自序傳

後。歷寫諸篇。各敘其志。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使少。理寡者則張之使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此。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齊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而多。而嗣論以贊。爲黷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以上言贊訖。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蔽之。案此篇足爲史論針砭。故全錄之。又漢志雜家荆軻論五篇。注司馬相如等撰之。此爲史論別行之始。通名曰讚。不似范書以後論後有讚。至元史去之。

又鑒識篇。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下略)案史論罕有如魯連孔宣者。故銓覈鮮不得中。

又探賾篇。(上略)夫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爲謬也。不亦甚乎。(中略)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爲口實。唯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又暗惑篇。至如邪說害正。虛詞損實。小人爲信爾。君子知其不然。案此如明代李贄焚書。與鍾惺史懷。並作新奇邪說

又雜說上篇。夫推命而論。興滅委運。而忘褒貶。以之垂誡。不其惑乎。

自茲以後。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魚豢魏略議。原注引讖暴出其。揭除遼東。殆天意。虞世然帝王論。原注引永定元年。揚州從事史譚。步入朱衣紙鋌。自天而下。手持金版。有文字曰。陳氏五主。三十四年。或敘遼東公孫之敗。或述江左陳氏之亡。其理並以命而言。可謂與子長同病者也。案此明舉影響之旨。學者可以類反。唐志。虞世南帝王略論五卷。起太昊訖隋。曾假公子問答。

八　論史註之遺出

文史通義之不取史註也。一則曰。馬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班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伏虔應劭諸家之詁釋。其間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知難篇再則曰。遷書有徐廣裴駰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其詳。答客問中。雖然。遷固撰述之意。形而上之道也。其文字則形而下之器也。器不明則道不明。何令史漢無註。遷之所爲厭協六經異傳

。網羅散失舊聞。及固之所爲函雅固。通古今。攷文字。在學林者。幾無聞於後代矣。是故史記一書。自漢延篤音義。以至元代蕭貫之注。或佚或傳。而徐廣遺說。存於裴駰集解。鄒誕生劉伯莊遺說。存於司馬貞索隱。及張守節正義。案正義於地理沿革更詳。本劉伯莊史記音二十卷。不止檃括地志。以迄於清儒錢坫。猶爲之補注也。梁氏志疑。王氏正譌。又當別論。漢書則史通已云。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爲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專門授業。遂與五經相亞。見正史篇。今案顏師古漢書集注敘例。有服虔應劭伏儼劉德鄭氏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如淳孟康韋昭張晏項昭李斐晉灼劉寶郭璞蔡察謨臣瓚崔浩。凡二十二家。攷附志陳以前注。可參以陳漢章侯姚察。則有二十五。蕭該包愷顏游秦不與。唐顏師古集其成。而唐高宗與郝處俊等有銓定。李唐有辨惑。敬播有注。釋務靜有正義。宋之張泌余靖。三劉。各有刊誤。吳仁傑又爲之補遺。以迄於清儒王先謙。猶爲之補注也。補注後今人又有補者。遷固二史而後。枯者不若是之夥矣。然范蔚宗後漢書。梁劉昭隋志誤作劉照魏劉芳陳臧競隋蕭該之音訓雖不傳。唐章懷太

子李賢。命劉訥言格希玄等注之。范書無志。則有司馬彪續漢志劉昭注補。清儒惠棟侯康。並爲補注。至王先謙有成集解焉。三國魏史裴松之注。略仿緒少孫補史記例。雜引諸書。以廣陳壽所未及。不甚留意訓詁。與三史之注體例不同。而亦辨沮謬字音。魏武帝紀。趙儼立傳。叟史存體。魏少帝紀釋緻而引博物記。魏涼茂傳數典以解釋詩篇。蜀郤正傳注引古研甚詳。仍未失延篤服虔典型。清儒杭世駿趙一清侯康。各爲補注。潘氏考證。梁氏旁證。錢證明。不以注名。未能或之先也。晉書舊有唐何超音義。宋志趙氏楊齊宣。胡三省鑑注序作楊正衡。並誤以作序之人當之。一舉其名。一舉其字。固不能如史漢諸注。猶有不傳之書。如字林文字故略珠叢風土記等。郗紹行合宋書。爲晉宋舊故。洪亮吉專爲宋書音義。今人吳士鑑注晉書。則如裴注三國志矣。唐書自李綸補注不傳。今僅存董衝釋音。不及何超之音晉書。又有寶苹注。引見戰國策校注能改齋漫錄及路史諸書。昔年瀋陽唐尙書。集注唐書。命漢章爲註地理藝文二志。地理志入四夷道里及羈縻州。皆詳外譯。及列傳數篇。尙書歿而稿尙

術也。五代史記。則彭元瑞與劉鳳誥。已合徐炯朱彝尊舊稿。而成補注。勝於徐無黨之舊注。此詳書法者多矣。其他若吳師道之國策校注。汪遠孫之國語校注。王照圓梁端蕭道管之列女傳注。周在浚之南唐書注。皆史學家所當考者。要皆不如酈道元之水經注。胡三省之資治通鑑注。尤能補史漢以下史註所未及。蓋經無注而何以讀爾雅。子無兩何以略通萬衣。說楚辭者。不能無取於王洪。治選學者。亦復有取於曹李。何至史注而一無縷取哉。況乎史注之法。實淵於班書。何可忽也。

附錄史通

補注篇。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爲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嬰]戴[德聖]服[虔]鄭。[興衆玄]鑽仰六經。裴[駰]李[奇]應[劭]晉[灼]。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

臣。周處之陽羨風土。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恡。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隋志。古史類四卷。蕭世怡撰。唐志雜史類同此。周書蕭圓肅傳。撰淮海亂離志。羊衒之洛陽伽藍記。隋志地理類三卷。陽衒之撰。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唐志六十三卷。詳見前。王劭齊志。隋志十卷詳見前。是也。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國史。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案書事篇云。裴松補陳壽之闕。又正史篇。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又雜說中云。裴松之上注國志表。所論者其事甚末。兼復文理非

工。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爲異說。有昏耳目。難爲披覽。（案此注不見於劉師古集注內。然實爲班馬異同史漢力爲之先路。）竊惟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案南史文學傳。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　後漢。一百八十卷。世稱博悉。蓋皆用裴松之法。今惟昭注補司馬彪續漢志存耳。）孝標善於攻謬。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案雜說小云。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然文飾。而皇家撰晉史。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是史通甚貴其注。附志子部小說家。世說十卷。劉孝標注。宋

高似孫緯略云。孝標注世說。引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於正史之外。

自茲已降。其失逾甚。若蕭羊之瑣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棟館。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案載言篇云。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左氏。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文史通義遂衍為史注篇。謂太史自敍之作。即自注之權輿。班固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文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可稱史通所未及。

九　論史鈔之概略

四庫全書提要。史鈔類序曰。帝魁以後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刪取百篇。此史鈔之祖也。宋志始自立門。然隋志雜史類中。有史要十卷。註漢桂陽太守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又有三史略二十卷。吳太子太傅張

溫撰。嗣後專鈔一史者。有葛洪漢書鈔三十卷。張緬晉書鈔三十卷。案張緬又有後漢紀二十五卷。合鈔衆史者。有阮孝緒正史削繁九十四卷。案顏氏家訓書證篇。引此書有音義。則非徒鈔胥之徵。又削繁之名。本晉楊方吳越春秋削繁。則其來已古矣。沿及宋代。又增四例。通鑑總類沈樞撰。二十八卷。分事蹟爲二百七十一門。之類。則離析而篇纂之。十七史詳節呂祖謙編。二百七十三卷之類。則簡汰而刊削之。史漢精語案精語似法語之訛。錢端禮諸史提要十五卷下云。其體例頗與洪邁史漢法語諸史精語相近。又洪邁南朝史精語十卷云。邁所編輯。自經子至前漢。皆曰法語。自後漢至唐書。皆曰精語。之類。則採摭文句而存之。兩漢博聞楊侃撰。十二卷。之類。則割裂詞藻而次之。迨乎明季。彌衍餘風。趨簡易。利剽竊。史學荒矣。謹案明人史鈔誠不足以擬宋人。如施槃所刊分類通鑑四卷。不及通鑑總類也。張墉所編二十一史識餘三十七卷。不及十七史詳節也。施端教議史漢翹二卷。不及史漢法語也。凌迪知兩漢雋言十六卷。不及兩漢博聞也。其他如史裁吳士奇撰，二十六卷。史觽謝肇淛撰。十七卷。史臠余文龍撰。二十五卷。史書姚允明撰。十卷。之類。固非可

以言史學。然清代史學家。亦有爲之者。錢大昕之南北史雋。非郎孫玉汝南北史揀選。宋志。十八卷。李維楨南北史小識明志。十卷。又沈名蓀朱昆田同撰南北史識小錄十六卷。又有陳維崧撰兩晉南北集珍六卷。如明王逸南著南北奇談六卷。乎。杭世駿之兩漢書蒙拾。非即葛洪漢書鈔見前後漢書鈔唐志。三十卷。又有史記鈔十四卷。乎。攷抱朴子自敘云。余抄撮衆書。撮其精要。或曰。玉屑盈車。不如全璧。案此本論衡書解篇。其原文云。叢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余答曰。泳員流者。探珠而捐蚌。登荊山者。拾玉而棄石。余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爪牙矣。由是而進檢史通。則論及史鈔者不一。非若宋明諸志。混併史鈔於史論也。其雜說中云。臧氏晉書。稱苻堅之竊號也。彊宇狹於石虎。是何言歟。張勔隋志作緬。見前。抄撮晉史。不求異同。而備揭此言。不從沙汰。罪又甚矣。可知史鈔之當有史識。其探賾篇云。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獨簡胡鄉。而偏詳漢室。又正史篇云。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三十篇。可知史鈔之具體編年。

推之裴子野之宋略二十卷。吳均之齊春秋三十篇。亦如荀袁二家。抄撮而成。又史通六家篇云。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合一百八十篇。號曰南北史。然則南北史皆出於史鈔。又何論應奉之漢事。後漢書本傳注引袁山松書。凡十七卷。荀爽之漢語。史記文帝紀集解晉灼引。索隱。漢語。書名。至於陸澄抄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存別部。隋志地理書見存別部。二十四家。司馬光撰通鑑先草長編。通考引李燾曰。通鑑草藁盈兩屋。燾又續爲長編五百二十卷。或鈔諸史之遺逸。而勒成一書。如章宗源馬國翰之輯佚書史編。或鈔一事之本末。而摽名紀事。自宋袁樞成通鑑紀事本末後。章沖有左傳事類始末。陳邦瞻有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谷應泰有明史紀事本末。高士奇有左傳紀事本末。楊陸榮有三藩紀事本末。李有棠有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張鑑有西夏紀事本末。王延年有補通鑑紀事本末。紀事本末遂別爲史家一體。孰謂史鈔非史學哉。故提要又曰。博取約存。卽韓愈所稱記事提要之義。不以末流蕪濫。責及本始也。

十　論史考之品目

史考盛於清代。非有別識心裁。不能作也。昔者觀射父辨登天之氏。(楚語下)子夏訂渡河之豕。(呂氏春秋察傳篇。家語弟子)商榷是非未有成書。漢代張衡。始考太史公書數事。至譙周以遷書周秦以上。或采諸子。不專据正經。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史通稱其書。與史記並行於代。(見正史篇)由是歷代繼作。以迄於清。約分其品。則有十焉。一曰校字。如王元啓之史記三書正譌。汪遠孫之漢書地理志校本。羅士琳陳立等舊唐書校勘記。王先謙魏書校勘記。皆法宋張淡劉敞校刊而作者也。二曰考異。如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洪頤煊之諸史考異。朱貽德之十七史考異。皆法宋范沖實錄考異。與司馬光資鑑考異而作者也。三曰輯佚。如汪文臺之七家後漢書。(詳於姚之駰後漢書補逸。)楊守敬之漢書二十四家遺注。湯球之九家舊晉書輯。以及張澍之輯十三州志。(畢沅晉書地道記。及太康三年地記本末詳。)孫星衍之輯括地志漢官六種。茆泮林王謨之輯世本。(此書輯本甚多。)皆法宋應麟輯佚書而作者也。(王氏所輯周易鄭注三家詩。雖非史籍。皆論所輯佚史。並用其成例。)四曰辨僞。如竹書紀年。則有洪

頤煊郝懿行之校正。雷學淇之考訂。朱右曾之存眞。王國維之輯校。孫之騄考定。徐文靖會箋。非未辨今本之僞。家語則有范家相之證僞。孫志祖程士珂之疏證。盧文弨校刻明何孟春注。各有辨証。而毛三墳。吾衍晉乘楚檮杌。阮逸元經薛氏傳。絕不見於諸家稱述。文史通義經解篇。稱引馬融忠經。此馬融唐人。非漢馬季長。如史通探賾篇之稱引孔叢子。均不免爲全書之玷。蓋辨僞書皆法朱子吳棫梅鷟辨古文尚書而作者也。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未善。五曰改修。如郭倫之晉紀。周濟之晉略。勝於明茅國縉晉史刪。蔣之翹晉書別本。謝啓昆之西魏書。念四卷陳黃中之宋史稾。邵晉涵之南都事略。勝於柯維騏宋史新編。錢士升南宋書。陳鱣之續唐。邵遠平之元史類編。魏源之元史新編。洪鈞之元史譯文證補。屠寄之蒙兀兒史記。柯劭忞之新元史。皆法宋蕭常續後漢書而作者也。元郝經張樞續後漢書。明謝陛季漢書。並改三國志而作。六曰補撰。則兵志有錢儀吉補晉書。刑法志食貨志。有郝懿行補宋書。疆域志有洪亮吉補三國東晉十六國。洪齮孫補梁。劉文淇補楚漢諸侯。藝文志有錢大昭侯康曾樸補後漢書。侯康又補三國志。丁

國鈞補晉書。顧懷補五代史。金門詔盧文弨補遼金元三史。錢大昕補元史。昔法宋錢文子補漢兵志而作。而汪士鐸之南北史志。又以金裴詰補南北史志不傳。而繼之者也。七曰繪圖。則有李光廷之漢西域圖考。陳澧之漢地志水道圖說。施彥士之海運圖說。胡林翼之統一輿圖。李兆洛之星度輿圖。六嚴楊守敬之歷代地理沿革圖。汪士鐸楊守敬之水經注圖。若夫邊防外紀。則反有盛繩祖之衛藏圖志。黃沛翹之西藏圖考。六十七之番社采風圖考。陳倫炯之海國聞見圖錄。林則徐魏源之海國圖志。楊守敬之五洲輿圖。皆由三輔黃圖山海經圖括地圖而推廣者也。（鄭樵通志圖譜略。宋及方州形勢。）八曰立表。自萬斯同作歷代史表而後。齊召南作帝王年表。陸費墀作帝王廟謚年諱譜。沈炳震作廿一史四譜。段承基作疆域表沿革表。陳芳績楊丕復並作地理沿革表。汪曰楨作二十四史月日考。（雖名考。實列表。如通鑑之長歷。）則歷代之史表。錢大昭補後漢書表。洪飴孫作三國職官表。吳增僅三國郡縣表。周嘉猷作南北史表。錢大昕作[illegible]學士年表。五代學士年表。宋中興學士年表。元史氏族表。

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此考亦表體。則分代之史表。又如牟延和作周公年表。林春溥作孔孟年表。孔子弟子表。王懋竑作朱子年譜。李紱作陸象山年譜。孫星衍阮元沈可培並作鄭康成年譜。丁晏又作鄭君曹植陶潛陸贄年譜。錢大昕作洪适洪邁陸游王應麟王世貞年譜。張穆作顧炎武閻若璩年譜。孫詒讓作墨子年表。汪中荀子年表。刊入述學中。王國維作大史公年表。則一人之史表。以視宋宋庠之紀年通譜。熊方之後漢書補表。呂大防程俱洪興祖文安禮之韓柳年譜。有過之無不及也。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朱校錢大昕疑年錄。吳修續疑年錄。九曰拾遺。如梁章鉅三國旁證。嚴衍資治通鑑補。倪燦補宋史藝文志。皆拾遺而作。毛奇齡勝朝彤史拾遺記。厲鶚遼史拾遺。楊復吉續遼史拾遺。杭世駿補金史。實亦拾遺。錢大昕三史拾遺。此拾所為念二史考異之遺。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史。書目問答。誤為遼金元三史。諸史拾遺。以及錢熙祚之九國志拾遺。周昂之十國春秋拾遺嚴觀之之元和郡縣志拾遺。並以拾遺名其書。則如史通所云謝綽拾沈約之遺矣。附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綽撰。與史通書事篇合。作時篇誤作荀綽。書志篇又云。謝

稽古學之道。則又詞謝承。非謝綽也。十曰合鈔。有段承基歷代統紀。則紀傳可通。而顧錫疇之綱紀正史約。見其陋也。鳳洲綱鑑。及綱鑑易知錄，命名皆不通。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則輿地有用。而曹學佺之輿地名勝志。見其華也。有汪輝祖史姓韻編。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希姓錄。則譜牒有據。而凌迪知之萬姓統譜。見其蕪也。廖用賢尚友錄。亦不著出處。有王昶金石萃編。與陳鴻壽陸耀遹陸心源續編。則金石可證史而于休奕之天下金石志。見其夸也。著金石者甚多。茲舉其例。有馬驌繹史。與李鍇尚史。則經子可入史。而羅泌之路史。陳士元之荒史。見其雜也。有賀長齡魏源經世文編。可續黃淮等之歷代名臣奏議。則如漢志春秋家之奏事議奏。而政治可考矣。有全祖望宋元學案。唐鑑學案小識。江藩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陳澧東塾讀書記、參以黃宗義之明儒學案。則如史記儒林傳之師法宗派。而學術可考矣。若夫十品之外。辨釋疏證諸作。如錢大昭兩漢書辨疑。錢塘史記三書釋疑。梁玉繩史記志疑。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潘眉三國志考證。洪頤煊漢志水道疏證。沈欽韓兩漢書疏證。陳

毅勰晉官氏志疏證、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楊守敬隋書地理志攷證。（可與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對校。）汪輝祖元史本證證誤、施國祁金源劄記。（又有金史詳校附史論五答。）以及杭世駿之諸史然疑。張熷之讀史舉正。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又蛾術編亦及史事、）趙翼之廿二史劄記。（又陔餘叢考亦考史事、）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而補注等書。已見前篇者。猶不與焉。乃或謂清儒受時局之影響。史界之著作。最爲寂寥。推其意蓋嫌清代少私史耳。然四庫別史雜史類中。未嘗無如傅維麟之明書。孫之騄之二申野錄者。況萬斯同言史。必以實錄爲憑。野史多不可據。顧炎武言身非史官。不得爲人作傳。於是清儒屏棄私史。而專力於正史。品其成績。有非宋李心傳之舊聞證誤。（彙此皆考史、或以爲論史法。謬矣。）明王世貞之史乘考誤。（見弇山堂別集。）所能比擬者。蓋能紹述觀射父卜子夏張平子譙允南之遺法。而大有益於史學。緜富夥夥。美不勝舉。而反以爲寂寥乎。

十一　論史料之取資

世之矜言改造新史者。必先蒐集史料。抑知新史必從舊史。蛻化而出。如撰風俗史。而不得舊史貨殖游俠傳。撰法制史。而不得舊史食貨職官刑法諸志。撰哲學文學史。而不得舊史儒林文苑諸傳。即極力以別種史料代之。非無所能。未見可能。然則以徵實方法治史。史料何所爲新舊耶。明史藝文志雜史類。野史彙下注云。萬歷中。董復表彙纂諸集。爲弇州史料。凡一百卷。此史料之明見於舊史者也。章實齋文史通義。已詳說之矣。其書黠陋篇曰。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誌銘。歐曾序述。皆是也。其答客問中篇曰。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於備稽核而供羅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爲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爲按據。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下篇曰。李翱謂左氏將傳春秋。先聚諸國史記。國別爲語。以備內傳之采摭。是雖臆度之辭。案此非臆度。閔因已言求百國寶書。然古人著書。未有

銓輯所本者。以此知比次之業。不可不議也。又曰。漢帝春秋。具於別錄。原注。見瓚注年譜。伏生文翁之名。徵於石刻。高祖之作新豐。詳於劉記。原注。西京雜記。案此書實非劉歆作。孝武之好微行。著於外傳。原注。漢武故事。而遷固二家。未見采錄。則比次之繁。不妨作者之略也。曹丕讓表。詳獻帝傳。禪代衆儀。詳三國魏紀注引獻帝傳。不見隋志。甄后懿行。盛稱魏書。案魏后妃傳注引有甄后表及三公奏文昭后議法。史通曲筆篇。王沈魏錄。濫述貶甄之詔。哀平之傳。徵於計吏。原注。見論衡。案見佚文篇。亦見前。先賢之表。著於黃初。案隋志雜傳類。魏文帝海內士品錄三卷。又隋志。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此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而陳范二史。不以入編。則比次之公。有待於作者之公也。其詩話篇曰。唐人詩話。初本論詩。自孟棨本事詩出。原注。亦本詩小序。案唐志集部文史類。本事詩一卷。乃使人知國史敘詩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廣之。案宋有計有功唐詩紀事八十卷。清厲鶚撰宋詩紀事一百卷。錢大昕元詩紀事三卷。則詩話而通於史部之傳記矣。其外篇曰。呂氏文鑑。蘇氏文類。始演風詩之緒焉。又曰。自

孔逭文苑蕭選文選而後。唐有文粹。宋有文鑑。皆括代選文。廣搜眾體。其於史事。未甚親切也。至於元人文類。則習久而漸見其非。故其撰輯文辭。每存史意。序例亦既明言之矣。又曰。史之為道也。文士雅言。與胥吏簿牘。皆不可用。然捨是二者。則無所以為史矣。又曰。史官失而野史逞其私。晚近文集傳誌之猥濫。說部是非之混淆。其瀆亂紀載。熒惑清議。蓋有不可得而勝詰者。又曰。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總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譜牒散而難稽。傳誌私而多諛。至於考獻徵文。州縣僅恃猥濫無法之志乘。曾何足以當史官之采擇乎。宜乎朝史寧下求之譜牒傳誌。而不復問之州縣。則三代以後之史事。不亦難乎。又曰。故求於今日之方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禮失求諸野也。又曰。古物苟存於今。雖戶版之籍。市井泉貨之簿。未始不可備考證也。統觀以上諸文。雖未明言史料。實舉史通雜述篇所云

史氏。十流。皆歸納其中。而演繹其所未備。試爲條陳之。如章氏所稱傳記外傳。卽史通別傳雜記也。傳狀誌述家乘譜牒。卽史通家史也。部府州縣志。卽史通地理書郡書都邑簿也。說部卽史通偏記小錄逸事瑣言也。餘若簿書記注職官故事。案牘圖牒。版籍泉貨。以及文粹文鑑文類詩話石刻古物。皆不見於史通。而史料所不可不備者也。今更舉章氏所未言者。則又有實錄檔案。其列前朝。如唐宋實錄。今有傳本。內閣檔案。并有明末事件，不止皇史宬實錄。軍機處總理衙門及六部架閣所存檔案也。會典事例。本諸會要。兩漢會要及唐五代會要。皆宋人所撰。宋會要則徐松輯之。三國會要則錢儀吉補之，明會典外。亦有明會要。龍文彬輯之。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及明文衡明文在清文匯清文錄等。雖皆括代選文。猶非全帙。如古文苑。續古文苑。文苑英華。以及全上古三代至六朝文編。全唐文。全唐詩。全五代詩。全金詩。皆可取證史文史事。推之羣經爲史之源。諸子爲史之翼。不獨詩文集爲史料矣。石刻自歐趙著錄以來。人皆知爲考史之要。漢書注水經注所引漢代諸碑。多佚不傳。當輯碑目。然石刻著於秦。岣嶁禹碑。周穆王石刻。

吳季子碑。多識其僞者。金刻則著於周。禮祭統有孔悝鼎銘。左傳昭三年讒鼎銘。七年述正考鼎銘。薛尚功十顏伯阮元。積鐘鼎款識後。金文多輯有專書。如吳雲吳榮光陳經潘祖蔭吳大澂端方陸心源羅振玉等。匪僅考文字而已。乃若古物。則近今出者尤夥。直隸鉅鹿。河南新鄭孟津。猶發掘而未盡。石室遺書。與高昌壁畫。書畫類也。王仁俊有記。流沙墜簡。竹木類也。王國維有考。浙江磚錄。豐宮瓦當文。陶土類也。馮登府有錄。錢東垣有考。漢玉剛卯。古玉帶鉤。古官私印。玉石類也。錢師徵吳大澂吳雲瞿中溶各有考。殷虛書契。甲骨類也。王懿榮孫詒讓羅振玉劉鐵雲王國維王襄。並有考述。豈惟銅器之弩機鏡鑑符璽貨布權衡度量。足徵古制哉。諸器多見於張燕昌金石契。陳善歸金石續。馮雲鵬雲鵷金石索。劉喜海金石苑。張德容金石聚。吳式芬攈古錄吳雲錢坫錢侗馮晏海李佐賢蔡雲翁樹培吳大澂別有考。由古物而觀察今物。如動植物產。楊孚漢周萬震薛瑩嵇康陳祈暢曹叔雅朱應沈瑩諸家異物志。並與土貢國用有關係。今人無續者。地質礦石。說詳英人傅蘭雅地學稽古論。飲食沿革。衣服變遷。史通敘事篇。崔鴻沈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以新史。重規删其俗語。

。乃易幞頭以推髻。稱脫帽爲免冠。夫近世通無冠冕。胡俗不施冠免，直以帽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此特舉其一端耳。其與倫之事多矣。彝樽之遺傳。史通又云。夫自我作故。首創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漢初立儀。子長所書。稱始爲蠻。北明最記。然柯橫可作。元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文徵徵於內則。即其事也。簪樽器。尚存於今代。明代男子尚有笄。前推女子有笄。今則女子亦將無笄。陶磁之因創。明暗際有陶說。清吳騫有陽羨名陶錄。今人有景德陶磁考。又有陶雅。說瓷。天水作碧。景德名藍。鐵漆則湘繡顧繡。髹完則堆漆揩漆。莫不有古今中外之異。並可爲徵文考獻之資。加以研究語言傳說方音。耳治斯兼目治矣。夫既由古而達今。抑且由中而達外。不獨中國人所撰外記如西洋諸蕃志。陶理琛異域錄類。遊記如薛福成出使日記繆祐孫俄遊彙編等。類也。宋時日本僧奝然。進年代記。詳宋史外國傳。金時高麗進大遼事蹟及古今錄。詳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及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明末艾儒略譯所進職方外紀。南懷仁譯所進坤輿圖說。清初。俄羅斯學館奏進史籍。詳何秋濤朔方備乘。然則蔣友仁譯進地球圖說。在製造局之前。近今譯者更多。外

籍之供人參考者。奚會洪鈞所據之多桑拉施特史。丁謙所證之馬哥波羅遊記乎。此等遊記。出自外人翻譯。非中國人所撰。故別言之。雖然。史料浩繁。鑒別尤須史識。如宋宣和間。僞造古器。孫詒讓有考。博古圖不如考古圖。鐘鼎文非盡可據也。明代嘐陽石篋。所出左傳戰國策逸文。評者謂漆書竹簡。無閱二千年不毀之理。宋自晉太康二年。汲冢發竹書後。至南齊永明宋政和南齊竹簡書。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晉書荀勗束晳傳。南齊書文惠太子傳。黃伯思東觀餘論。趙彥衞雲麓漫鈔。並光緒末年英人斯坦因。發流沙墜簡。與次其有四者。河南安陽小屯。近出龜甲文。評者又謂古人鑽龜以卜。無契卜事於所卜之文。且甲骨尤無閱三千年不毀之理。古物亦非盡可據也。六朝人所譯印度佛經。已有僞者。日本所進。如古文孝經。論語義疏。非漢孔安國梁皇侃眞本。經既有之。明書坊所稱得自朝鮮日本諸僞書。不與此數。史豈獨無。況人地名等。或因展轉翻譯而失其眞。則外譯亦非盡可據也。而最不甚可據者。尤莫如中國說部書。如宋魏泰碧雲騢。託名梅堯臣。一辨於王銍默記。再辨於李燾續長編。丁特起孤臣泣血錄。一疑爲靖康蒙塵錄。再疑爲南燼紀聞

。已失其真跡。金張師顏南遷錄。趙與晉賓退錄。陳振孫書錄解題。錢大昕竹汀日記鈔。並有辨證。明姜淸秘史。錢士升遜國逸書。王士禎香祖筆記。鐵尼稽文集。朱彝尊曝書亭文集。並辨兩書。當其新出於世。非不振矜一時。卒爲識者所黜。故王鳴盛之商榷十七史。雖謂搜羅稗官野乘小說筆記。以供佐證。而趙翼考史。則云。稗乘坐說。不得遽詫爲得間之奇。此等記載。或已爲修史時所棄。今反據以駁史。未免貽識者議。誠知言也。今人蒐求史料。每下愈況。不察殷芸小記。非明以後之小說。蘇鶚演義。非元以後之演義。裴硎傳奇。非元明以後之傳奇。而誨淫誨盜之作。如金人瑞之推爲才子書焉。則將以姜牙封神。爲逸周書識魔之料。唐僧取經。爲玄奘西域記之料耶。恐史料不若是之猥濫也。西遊眞詮。所說官制。並是前明。與唐代不符。封神演義。本沈嗣然著。見徐承烈燕居瑣語。

附錄史通

探撰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

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檮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案此可知史料必擇言尤雅者。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册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啓石。淮南子修務訓。引見帝王世紀路史。與今本不同 伊產空桑。呂氏春秋本味篇。列子天瑞篇。海客乘槎以登漢。博物志 姮娥竊藥以奔月。淮南子覽冥訓。又靈憲。 如斯踳駮。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始於此矣。案此言史料須有綜書及諸子。亦當審擇。 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慚良直。而王

喬鳧履。出於風俗通、詳務。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案見雜應篇。盧本作權陳思王文集。朱紫不別。穢莫大焉。（中略）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之徒。其所載或詼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楊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朝新撰晉史。多採以爲書。夫以干鄧之所糞除。王虞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之修偏略。隋志。子部雜家。皇覽一百二十卷。注。繆襲等撰。梁有六百八十卷。又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案此言近說與類書不同。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眞僞者乎。至如江東五俊。始自會稽典錄。晉書虞預傳。預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號爲五俊。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後漢書荀淑傳。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旉。時人謂之八龍。而修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案此言雜傳家乘。不足爲史料。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秦策。不疑盜嫂。漢

者。翟義不死。（後漢書王昌傳。）諸葛猶存。（三國蜀志諸葛亮傳注。引見前。）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其誰曰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晉書當作魏書。引見亮傳注。裴氏已辨正。）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案此當是沈約齊記。或吳均齊春秋。）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案此言傳說言碑。不足爲史料。）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漢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

。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案此篇實爲史料之徵規。

又書志篇。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此言爲都邑氏族方物三志。奚患無文。譬如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盖在擇之而已。苟爲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案此言本抱朴子。謂史料當蒐集審擇。

又書事篇。若吞燕卵而商生。啓龍漦而周滅。殷紀鄭語。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亾曹。春秋成十年襄七年左傳。江使返璧於秦皇。圯橋授書於漢相。史記秦始皇紀留侯世家。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亾。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爲鬼神傳錄。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廩君槃瓠。言唯迂誕。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附志

小說家笑林二卷。後漢邯鄲淳撰。又世說下注。梁有俗說一卷。亡。又雜家。有俗說三卷。沈約撰。梁有五卷。餘見前。皆喜載調謔小辯。嗤鄙異聲。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說。而斯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魏志魏書傳注引魏略。畢卓沈湎。左持螯而右杯。晉書本傳。劉邕榜吏以膳痂。宋書劉穆之傳。齡石戲舅而傷贄。南史本傳。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掌。固異乎記功書過。彰善癉惡者也。梁雜說中注。舊晉史本無劉伶畢卓傳。皇家新撰。以補前史所闕。

又雜說上。夫編年敘事。溷雜難辨。紀傳成體。區別異觀。昔讀太史公書。每怪其所採。多是周書國語世本戰國策之流。近見皇家所撰晉史。其所採亦多是短部小書。省功易閱者。若語林世說搜神記幽明錄之類是也。如曹干兩氏紀。孫檀二陽秋。則皆不之取。故其中所載美事。遺略甚多。原注。劉遺民曹纘。皆於檀氏春秋有傳。至於今晉書。則了無其名。案此見史料猶知所去取。

又雜說中。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修撰。多聚異聞。其為踳駁。難

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鳬入廟。及干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昇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故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附志小說家。小說十卷。注。梁武帝勅殷芸撰。梁目卅卷。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旣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鳬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韓非子內儲說。斯言其得之者乎。

又雜說下。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不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帷薄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案此見甄錄史料。不可失之猥俗。

十二　論史籍之實用

文史通義。論浙東學術曰。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於孔子。先儒以爲其功莫大於春秋。正以切合當時人事耳。學者不知斯義。不足以爲史學也。又曰。夫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春秋之所以經世也。聖如孔子。言爲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案此不獨浙東爲然。桐城之方望溪。於史學不尙考據。而極究心於民獘國政。博野之顏習齋。有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大興之王崑繩。有平書十篇。並不尙空言。而尙實用。李二曲孫夏峯劉繼莊陸桴亭同。其後如涇縣包愼伯。湖南益陽湯海秋。廣西象州鄭獻甫。吳縣馮景庭。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於今人所謂人類之活動。社會之狀況。何嘗不洞見其癥結。紬繹其公例。督覈其顚末講求其方法。而惟讀死書以應口誦哉。進而求之。則有若唐之通典。宋之通鑑通志。元之通考。文史通義之釋通也

謂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志作焉。自注。通志精要。在乎義例。蓋一家之言。顧不以考據見長。後人議其疎陋。非也。統前史之書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自注。通典本劉秩政典。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焉。自注。文獻通考。雖倣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校讎通義。又謂馬端臨文獻通考。書有源委。當附史部故事之後。故曾國藩以杜馬並稱。而語人曰。人而不讀四通。何以爲通人。蓋通古今辨然否之謂士。壯而行必基於幼而學。儻所謂始乎誦讀者非耶。然而通典通志。各二百卷。通鑑二百九十四卷。通考三百四十八卷。都計一千餘卷。續其書者。都計又一千餘卷。續通典一百五十卷。續通鑑三百二十卷。續通志六百四十卷。續通考二百五十二卷。若欲由博而反約。當先執簡以馭繁。昔者宋有人問蘇文忠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文忠答之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今用其讀漢書之法。以讀四通。每過亦皆作一意求之。以通貫古今可也。例如今之兵制不一。兵費不貲。當軍政時

代。固不容有裁兵之議。而用兵諸法。有所謂戰術學者。前事之不忘。亦後事之師。故胡林翼嘗以通鑑合春秋左傳。為讀史兵略一書。四十六卷。左宗棠據以戡定新疆。岑毓英據以戡戰越南。曾國藩及選通鑑敘戰事數篇。為古文讀本。見經史百家雜鈔。其筆記亦取通鑑所載戰事。兩兩比較。以辨其或成或敗。蓋當通鑑未出之前。類求兵事於春秋傳。如范仲淹以左傳授狄青是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嘗仿通典兵典之法。以孫吳兵法。類敘分輯。為兵事表。惜通考兵考。未用兵典法。敘通鑑戰事耳。然歷代兵制兵費。考之甚詳。正可參互研究。兵家言固不獨一兵事已也。或謂今之兵器。非古所有。若用古法於今世。不過為趙括房琯之續。其不敗績者幾希。則觀西人兵書。講求兵器。非不相競以堅利也。而運用之妙。視乎其人。國際如蘇張縱橫。戰術與孫吳暗合。取其操練測繪製造諸法。而精益求精。何遽不若彼哉。語云。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中國民族自強。非僅以空言客氣。與列強爭也。又如農民之勞動。則民權之壓迫。民生之凋敝。已千數百年於茲矣。古者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朝詢眾庶。則庶民之位。次三槐之後。雖窮民之復逆。可直達於寢門。又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微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其民權之發達。民生之康樂。並非漢唐宋以後所能企及。故管夷吾治齊。公孫僑治鄭。用其遺法。亦得小康於一區域間。迨至戰國時。井地不均。經界不正。於是有暴君汙吏。皆去其籍。而仁政不得行。秦商鞅開阡陌。以農夫養戰士。田宅皆為賞功之資。通典州郡典。通鑑秦紀。及通志食貨略。通考田賦考。已言之詳矣。漢代貧民無立錐之地。董仲舒及師丹孔光何武。並奏請限民名田。幷限諸侯王列侯關內侯。與縣道官吏。冀免豪強兼幷之患。而其說一再見格不行。新莽名王田。後魏詔均田。北齊令民受露田。隋又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唐制口分世業之田。皆不久卽廢。於是宇文融括籍外田。陸贄疏占田條限。元稹又作均田圖。後周顯德末年。詔賚其圖。而旋禪於宋。宋則

嘉祐中。始議方田。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元豐中。李琮又均虛數。至咸淳中。包恢等買公田。而宋亡矣。其間奏議之同異。詔使之優劣奉行之虛實。利弊之委曲。諸史志猶嫌其略。諸家文集。或紀當時社會情形。與政府官吏之舉措。如葉水心集權論攻姚集等。此通考之所以名文獻也。然自漢唐以後。但言民生。而未嘗念及民權。則以君權積重。民氣摧殘。如或反對官吏之暴汙。動輒目之曰民變。民礙不得上聞。民生又何由下裕哉。若夫禮樂二者。漢代惟傳禮頌與樂歌。史紀二書並缺。漢志亦未能言其理。而禮記僅錄於曲臺。樂經久絕於六藝。後世史籍。非無禮樂之編、亦惟詳記吉凶賓軍嘉諸儀文。宮商角徵羽諸考證。其降而愈下者。郊廟社稷、與鼎俎籩豆。聚訟經生。樂府鐃吹、與巾盤鞞拂。取充篇幅。以動植礦物爲祥瑞、陳列朝儀。以清平瑟調爲元音。等夷胡樂。次於今誠無所用。通鑑亦止紀其概耑。夫禮云樂云。豈惟是玉帛鐘鼓云乎哉。記有之曰。禮者爲異。樂者爲同。異則相敬。同則相親。禮至則不爭。樂至則無怨。又曰。禮極順。樂極和。禮者殊事合敬者也

。樂者異文合愛者也。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然則禮之精意在敬。樂之精意在和。人類之活動於社會也。相敬即禮：相和即樂。不敬不和。則不相人偶。取與有暴動之患。彼此有嫉視之心。雖不必率獸食人。馴至於人與人相食吁可畏也。人與人相食。非莊子寓言。鄉先生黃以周。嘗語時人云。禮爲忠信之源。是言．出而周衰。禮豈爲我輩設。是言一出而晉亂。學術不明。則治術儆矣。斯言或失之少過。然禮防未然。刑防已然。出乎禮即入乎刑。禮失而刑獄繁。漢賈生已有此言。合通典之禮典刑典。與通志通考觀之。可見禮與政刑。有息息相通之因果。與夫繁賾抽出之公例焉。且人之恆言。不能不言秩序。或曰秩序未亂。或曰秩序恢復。秩序非即禮之代名詞乎。二字本廣雅釋詁。今人又有改良戲劇之議。豈不謂燕樂之當考原。散樂之當取締。於以維道德而正觀感。所謂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者。此也。燕樂。散樂。亦即樂之支與流裔也。抑以上所言。不過即

蘇文忠所謂兵農禮樂四大端。陳其通貫古今之略耳。其他若通鑑治亂興衰得失之故。通典通考之食貨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國用。選舉學校職官。象緯州郡。四裔邊防。以及通志之七音六書。氏族圖譜。草木昆蟲未暇及也。然兵以禦外侮。農以興實業。禮以張四維。樂以諧百族。實古今學術治術之總匯。開物成務。孰有切要於是者。況中國多曠土。授兵以田屯。則兵雖多而餉有着矣。中國務末富。助農以商戰。則農雖勞而士可賈矣。左傳魏絳言和戎之五利。其一為土可賈。中國從西禮而行西樂。參以禮之用與樂之制。不致為外人所輕矣。蓋亦未始非經世有用之學也。故學者學四通。而擴之為事功。始王陽明。貞之為氣節。如劉蕺山。蘊之為隱逸。如黃梨洲。傳之為學統。如萬充宗季野兄弟與全謝山。斯即章實齋所謂浙東之史學。不尚空言而切於人事者。然學術為天下之公。實用之為治術。又豈可囿於浙東一區域哉。四通之書。各有未盡者。是為著述家言。非本篇範圍所及。故不贅言。